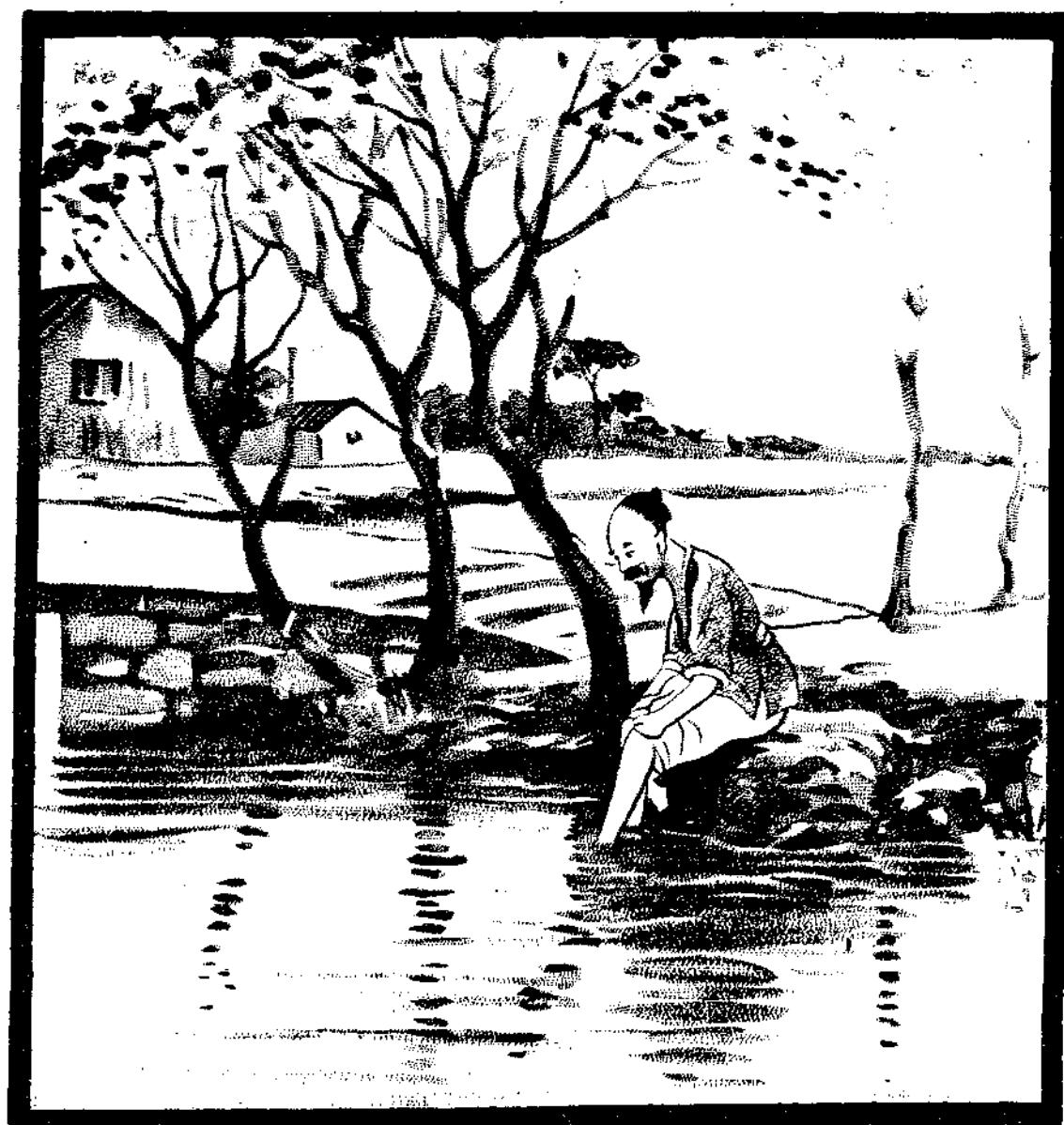


獨 鶴 主 任

第 廿 四 期



THE SCARLET MAGAZINE

上 海 世 界 書 局 發 售

寶塔牌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寶塔牌。真可寶。烟味香。  
烟色好。烟絲細而長。烟  
價真公道。更有一語告  
諸君。此是完全國貨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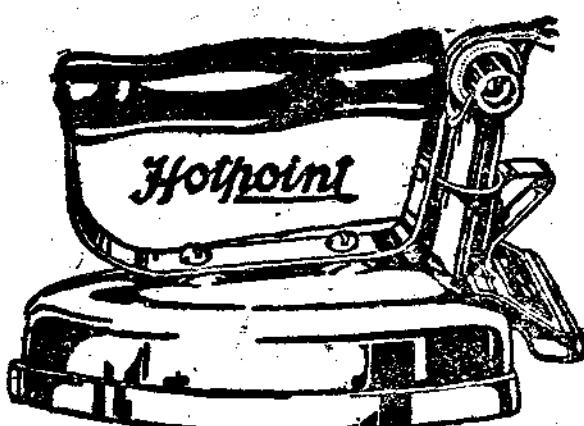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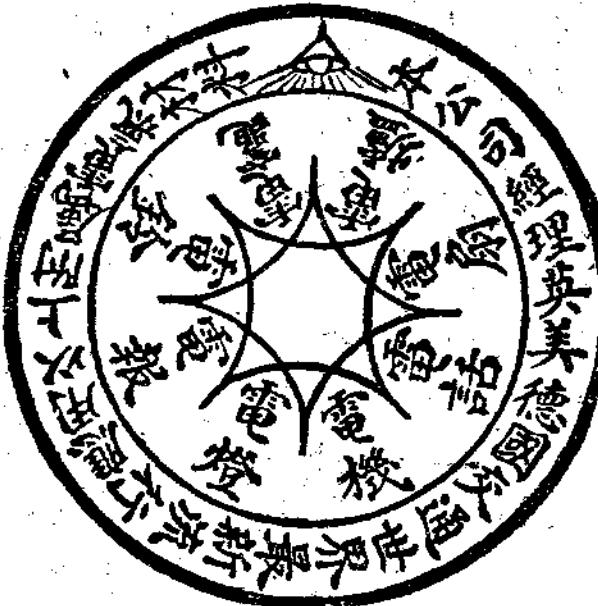
上大中華海

號三二念百四東樓昇日路馬大英

電 話 五 千 一 百 項 各 裝 包  
號 念 過 程 氣 電 工 價 廉

各國老牌燈泡

電氣熨斗



啓夫月陳理經

比衆特別克己 非常快便

婦女有病

不可不試

總理德國著名良藥

# 烏雞白鳳丸



庶不致魚目混珠主治  
略列○月經不調經期治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鵲白  
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白  
腹痛亦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  
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壯  
身補體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價目)一品每丸洋一元加料五  
角雙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丸每兩五角單料二角半○函購即寄贈送丸藥全集及證書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  
老巡捕房對門廣東

種德園老藥局

○電話中央五一〇六號  
招請外埠經理

品料飲之出新最司公純大上海

路貴路北京  
口州中京

二大瓶流溼特中卽四瓶粉乾種溼分兩乾

## 〔精素〕 (色特大六之精素)

●毫無腥味

鮮而有腥臭毋若不求其鮮矣○國貨以蛇肉故腥味難除社會上均已知之本出品力除此病鮮而無腥味此敢誇張于同胞而勝過于口國貨者也

●顏色全白

白色能表示純潔之觀念未有厭白而喜黑者是可見白之可貴也

●完全淨素

吃素雖是迷信但對於吃素之人不可以葷充素以致吃素者誠守之志願消滅無形豈非大不道德

●乾溼分類

菜肴之類不一有宜用乾者有宜用溼者有喜欲購乾者有喜欲購溼者乾溼兼備異曲同工各顯其長

●質地衛生

大凡物之鮮異味者其質未必衛生蛇蝎之屬有害衛生婦孺皆知本出品不敢謂以補品但久食于身體大有裨益

●滋養豐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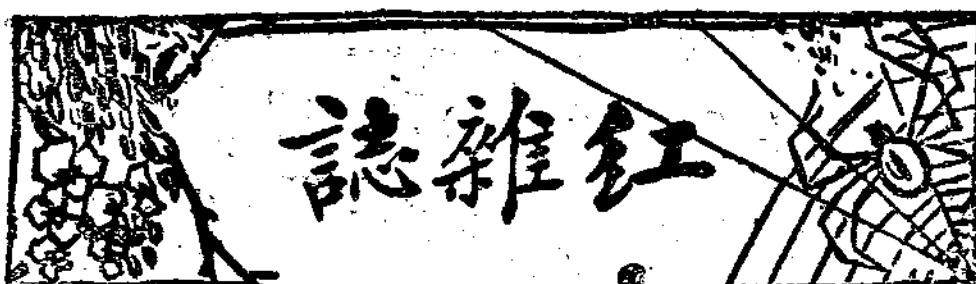
本出品提素果素菜類之精華研究功深是以滋養料異常豐富稍具知識者莫不知素食之含有滋養料也

本外

南茶  
貨食

售經有均號 大各埠

◀啓所行發總 素精 司公純大海▶



# 第二十四期目次

長篇武俠小說

## 江湖奇俠傳

(第二回)(五張)

不肖生

### 遊戲欄

### 短篇小說

社會閒評 嚼雪錄(續) 談天說地 紀某綢緞肆遇騙事 紅山歌 新開篇 含犀霏玉軒筆記 空無所有之名詞 訪紅記 冷……

李飛探案之一 棉裏針 陸澹盦殲仇記(五)(上) 陳小青 一點鐘 鏡水生 慈善之賊 何樸齋

### 紅雜誌

嚴獨鶴 胡寄塵 程瞻廬 馬二先生 戚飯牛 朱蘭庵 陸律西 程瞻廬 王野苹 嚴獨鶴

申舞臺拆白演戲 黃公館黠婢裝腔 海上說夢人

### 長篇小說

余叔岩朱琴心打泡之第三回 醒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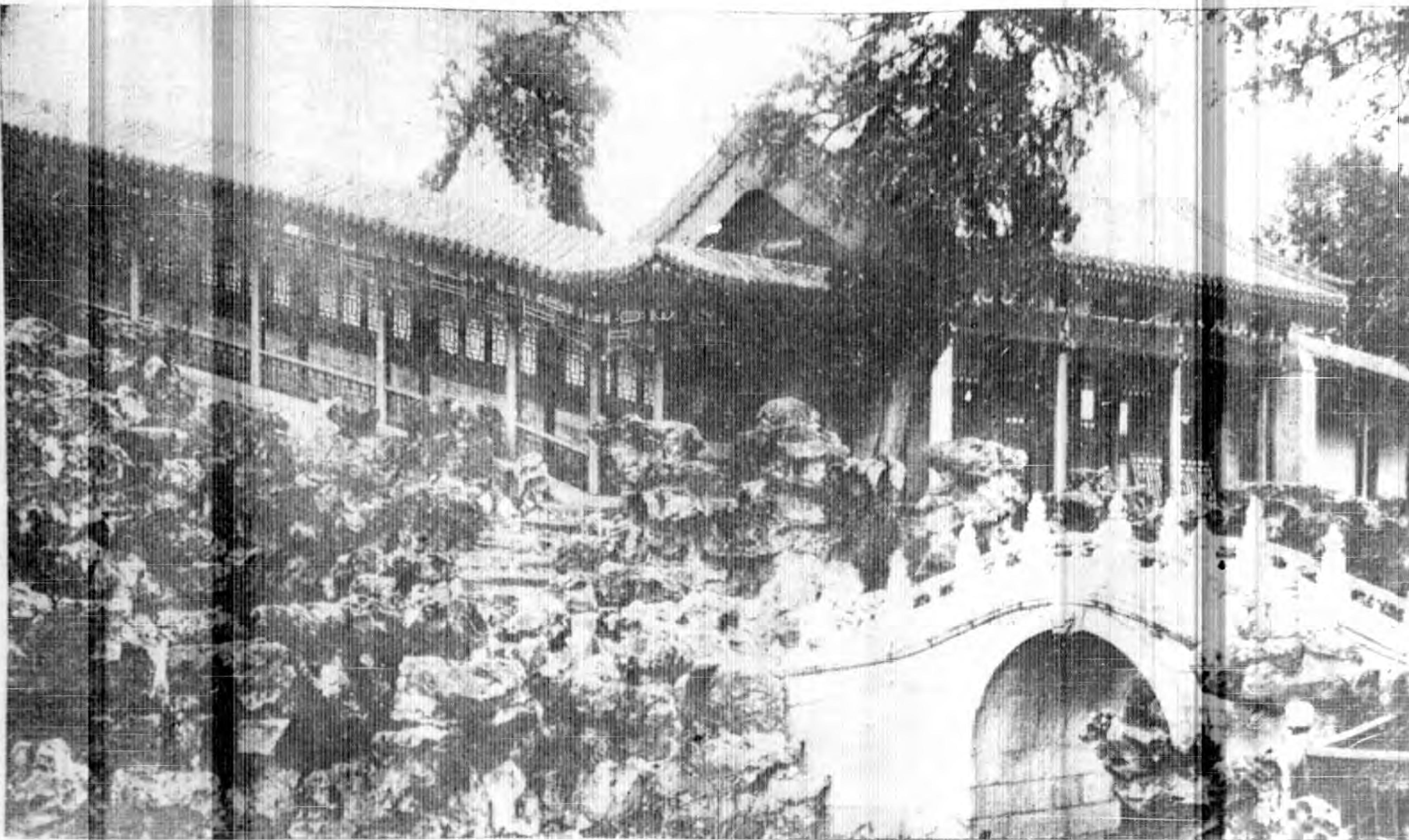
第二十四回 申舞臺拆白演戲 黃公館黠婢裝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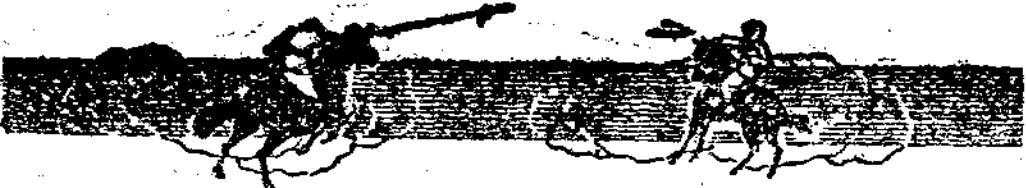


不  
屏  
君  
贈

裝 戲 之 樓 小 金 娘 歌

北 京 之 皇 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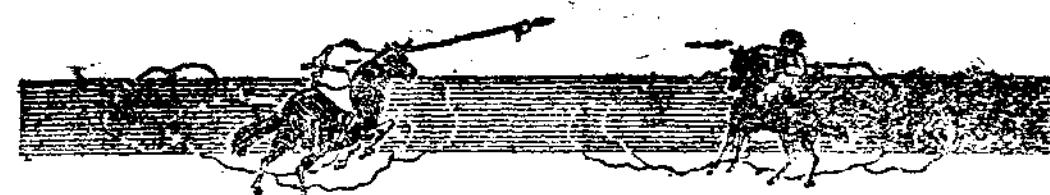


# 江湖奇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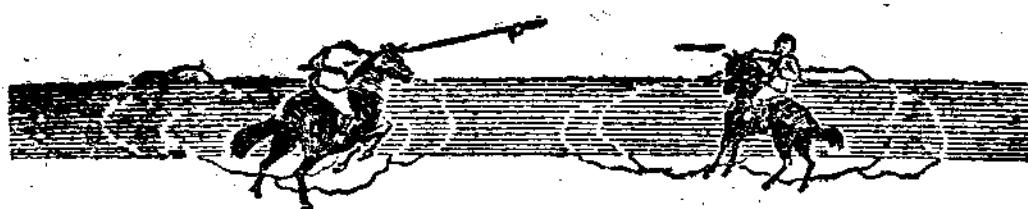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 第二回 述往事雙清賣解 聽壁角柳遲受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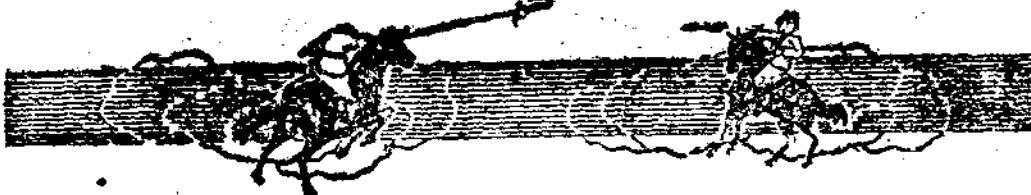
柳遲吃了一驚。忙低頭不敢仰視。老道教道童將藥箱接過去。微笑點頭說道：你今夜必已十分疲乏了。且去安歇了。明早再來見我。說時隨向小道童道：你將來須他幫扶的時候不少。他此刻年紀比你輕。又係新拜在我門下。凡事你得提引着他。你要知道我得收他做徒弟。是我的緣法。你得交他爲師兄弟。也是你的緣法。他的夙根深過你百倍。道心又誠。其成就不可限量。你須記取着我的言語。小道童垂手靜聽。老道說畢。仍合上兩眼。小道童引柳遲到外面。低聲問柳遲的姓名住址。柳遲一一說了。回問小道童的法號。小道童道：師傅替我取的名字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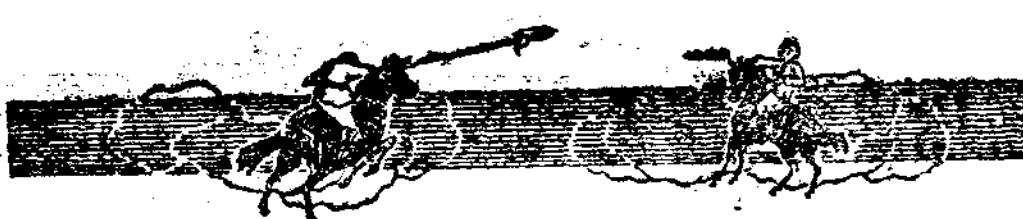
雙清。柳遲道。師兄跟隨師傅幾年了。雙清掐着指頭算了會道。已是五年了。我本姓陳。乳名叫能官。山東曹州人。九歲的時候。被賣解的。拐到河南。逼着我練把式。苦練了三年。從河南經湖北。一路賣解到湖南。掙的錢。着實不少。這回在長沙教場坪。用繩牽了一個大圈子。預備盡量賣三日。便去湘潭。第一日我把所有的技藝。全使了出來。看的人盈千累萬。沒一個不好。丟進圈子的錢很多。這日我因使力太久了。些玩到將近收場的時候。失腳從軟索上掉了下來。但我仍是雙足着地。並不會跌倒。便是看的人。也沒一個看出我是失腳來。誰知拐我的那周保義。混名五殿閻王。見我第一日就失腳掉下來。竟勃然大怒。當着衆人。沒說甚麼。祇向我瞪了一眼。我就知道不好。收場後。落到飯店裏。我見飯店門首。有一個賣藥的道人。攤放許多紙包在地下。口裏高聲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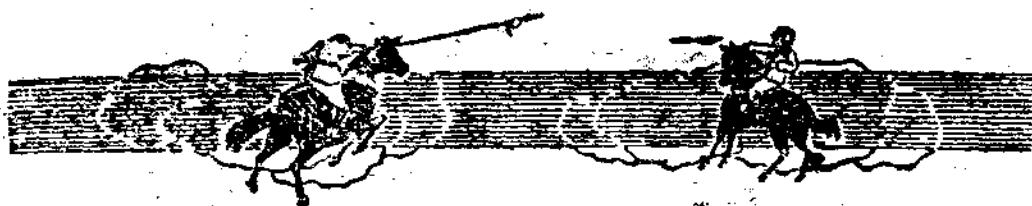
道。不論肺癆氣膨。老年隔食。以及一切疑難雜症。祇要百文錢。買一包藥。無不藥到病除。並可當面見效。道人是這們一說。登時圍了一大堆的人。看熱鬧的看熱鬧。買藥的買藥。是我不該也鑽進人叢中去看。道人看見我就問道。你不是害了相思病麼？我這裏有藥可治。那些看熱鬧和買藥的人。見道人和我說話。一個個都望着我。聽說我害相思病。大家哄起來笑。我正有些不好意思。不提防從後面一個耳光打來。打得我兩眼出火。我回頭一看。祇嚇得心膽俱裂。原來打我的就是周保義。打過我一下耳光。一把抓住我的項心髮。拖進飯店。當時也沒再打我。直到夜深。飯店裏的人都睡着了。周保義關上房門。將我綑起。毒打了一頓。他照例是半夜打我不許我叫喊。祇要叫喊了一聲就得打個半死。三五日不能起床。然而儘管我不能起床。次日天氣不好或大風。



或大雨便罷由我睡在牀上不過睡幾日幾日沒飯給我吃若是次日天氣晴明那怕我動彈不得也得逼着我勉強掙扎同去賣解並且在外面還不許露出挨了打不能動彈的樣子我挨打挨的多了便打死了也不敢開口叫喊這夜在飯店裏毒打了一頓虧得周保義怕我第二日不能買解沒打傷我的筋骨次日仍到教場坪昨日看的人四處一傳說好看這日來的更多了我一上軟索卽瞧見昨日賣藥的道人也在人叢中睜眼望着我我也不在意才走到軟索中間忽見眼前一亮脚底下一軟撲的跌下地來那索成了兩段和快刀截脫的一般這一跤跌得我心頭冒火彷彿覺得是那道人有意作弄我似的不由周保義吩咐趁着看客哄鬧的時候跳起來從兵器架上搶了一把刀拚命的來追那道人眼見那道人在前面走祇是追趕不上越追越氣忿



脚底下跑的越急。我在河南練跑很練了。有工夫一氣追出城跑了二十多里路到一座山裏。道人立住脚回頭笑道：「你的鄉思病是得我醫治。你的罪也受夠了。還不快把刀放下。跟着我來更待何時？」我這時心裏和做夢才醒。相似立時把刀丢了。就跟着到了這裏。那道人便是你我此刻的師傅雙清。說到這裏。猛聽得簷邊一線風響。接着紅光一閃。柳遲驚得立起來問怎麼。雙清笑道：「你跟我去安歇罷。」旋說旋挽了柳遲的手到西院中一間房裏。柳遲看這房沒甚陳設。僅有一張白木床。床上鋪着一條蘆蓆。一沒有蚊帳。二沒有被褥。房中連桌椅都沒有一盞半明不滅的油燈。釘在壁上。雙清伸手將燈光剔亮了些兒。向柳遲說道：「老弟今夜且和我做一床睡了罷。」看師傅明日怎麼吩咐再替老弟安置床鋪。不過我這床太不好睡。祇怕老弟睡不慣。柳遲道：「我山行



野宿了三年爲的就是準備好睡這般的床。雙清並不脫卸衣服也學老道的模樣盤膝坐在東邊。柳遲心裏總放不下那簾前風響和那一閃紅光。遂問雙清道：剛才那神殿前簷的風響和那閃電般的紅光畢竟是甚麼緣故呢？雙清已合上了兩眼。聽了柳遲的話。那時張開眼露出驚慌的樣子。停了一會才說道：老弟在這裏。凡是可以說給老弟聽的事。自然會說。不待老弟問我不說的便是不可問的事。老弟記取着這地方不是當要的老弟初來也難怪不知道還有一層老弟得千萬留意。若是夜深聽了甚麼響動切不可認作是偷兒來了。起來窺探一有差錯就禍事不小。柳遲連忙點頭應是不敢再問。一宿已過次日早起。柳遲向老道請安。老道笑問道：你討飯很能過度爲甚麼定要拜我爲師？你心裏想學習些甚麼呢？柳遲叩頭說道：弟子的家貧粗堪溫飽。



祇因覺得人生有如朝露消滅。卽在轉瞬之間。所以甚愛惜這有用的。精神不肯拿去學。那些無關於身心性命的學術。思量人間果有仙佛。聖賢必不肯混跡富貴場中。拿着膏粱錦繡來裝賊自己。壺公黃石都是化身老人。或者於野老之中能見着至道弟子。因此凡與年老的人相遇。莫不秉誠體察。無奈物色經年。絕無所遇。又思量古來仙佛度人。多有不辭污穢。雜身乞丐中的欲求。至道不是自己置身乞丐裏面。必仍是遇不着。所以竟忍心拋棄父母。終年在外行乞。雖飽受風霜苦痛。都祇當是分內。還沒想到有這們迅速的就遇見了師傅。望師傅慈悲。超拔弟子脫離苦海。老道仰天大笑道。難得難得。不過你的志願太大。夙根太深。譬如今日的璞交給一個不會彫琢的匠人。豈不可惜。我的道行深愧淺薄。不能作你的師資。祇是你我相遇。總算有緣。不可教你。

空手而返。我於今且傳你靜坐吐納的方法。這是人道的門徑。不論是誰都不能不經由這條道路。柳遲欣然受教。老道將方法傳授完了。說道：看你精進的力量如何有了甚麼功候。我自然知道。按着層次教你。柳遲心領神會了。所傳方法就在清虛觀朝夕用功。流光如駛。不覺已是半年。這夜柳遲正獨自在房中靜坐。忽聽得屋瓦聲響。初聽還疑是貓兒仔細聽去。覺得貓的脚步。若是在瓦上跑得這們快。便沒這們輕柳遲的視覺和聽覺。本來都比尋常人靈捷。這種又輕又快的腳聲。在尋常人耳裏必一些兒聽不出。柳遲又正在靜坐的時候。所以能聽出是人的脚步來。再側耳聽去。那聲音直奔向自己師傅的院中去了。心裏偶然一動。便想探聽這腳聲的下落。悄悄走到老道人房外。見有燈光從窗格裏透將出來。裏面好像有許多人呼吸的聲音。柳遲用一隻

眼睛從窗縫裏向室中張看。祇見自己師傅依然盤膝坐在床上。兩邊椅上排列着坐十二個人。都是玄色衣服。青巾纏頭。背上斜插一把長劍。腰間懸着一個革囊。一般無二的裝束。若不是容貌有美惡。身體有高矮。祇怕連他們自己也分不出誰是誰來。雙清也坐在末尾一把椅上。身上已不是小道童的衣服。雄赳赳的坐在那裏。全不是平日溫和的神氣。祇見坐在第一把椅上一個二十來歲書生氣概的少年。立起身來說道。貫曉鐘在南州劫節婦王李氏的養老銀六十兩送與白衣庵淫尼。青蓮在長嶺殺死孤單客商。劫得散碎銀十七兩逼奸行路婦人。幸得有人經過。未得成奸。弟子曾三次向他背誦師傅的戒條。並細細的規勸他。他背了弟子。故態又作弟子。在通城遇見紅姑。祇得把貫曉鐘的種種背叛戒條。行爲陳述了一遍。紅姑的意思還似乎不大相。



信。弟子不敢再說。及到了臨湘。遇見宋滿兒。才知道貫曉鐘早已在紅姑跟前說了。弟子多少壞話。並把他自己幹的事都推在弟子身上。還逼着要宋滿兒作證。宋滿兒不敢說是也不敢說不是。所以紅姑聽了。弟子的話面上上很露出不以爲然的神氣。弟子原打算將貫曉鐘找來。同見師傅。因聽得宋滿兒說他已奉了紅姑的命去常德烏鵲山見朱三師伯去了。弟子恐怕耽誤了會期。祇得趕回來稟明師傅。請師傅發落。少年說完坐下。老道點了點頭。將左手的拂塵指着右邊第六把椅子上一個瘦削如柴的漢子說道。宋滿兒你說貫曉鐘的行爲。你所知道的是不是和你大師兄楊天池剛才所說的相同。你和貫曉鐘在甚麼所在遇見紅姑。紅姑曾怎生吩咐。祇見第六把椅上的漢子驚地立起身來。發聲如雷的應了一聲。是柳遲沒提防。像這們小身體的人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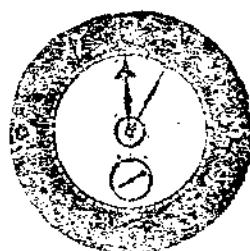
## 社會閒評

獨鶴

### △馬路上的問題

上海馬路上的問題最多。汽車傷

### 楔子



## 李飛偵探案

陸澄盦

人。這是最大的一個問題。其餘各種問題。應當討論的。實在不少。我下面所寫的三個問題。似乎也很有些兒關係哩。

我有個表弟。綽號矮腳馬。他這個人是最活潑的。終日跳來跳去。有一天晚上。我正在辦事。他跳到我辦公所

光陰去得真好快呀。我與他結婚以來。已經兩星期了。他在公司中請了一個月的長假。所以這兩星期之內。他天天陪伴着我。我到那裏。他便跟到那裏。真可算得是寸步不離。我笑着對他說。你這樣的。一天到晚。和我在一起。豈不成了我的影子了嗎。他也笑着回答道。我比你的影子還要親姪哩。我問他此話怎講。他笑着道。你的影子。每逢陰雨的天氣。便要與你脫離關係。我却不論風雨陰晴。總在你的身邊。這樣說起來。豈不是我比影子還要親姪嗎。

來。一跳進門嘴裏就嚷道。好險啊祇差一點我就見不着你了。我駭聞何事。他說坐了一部黃包車。走到馬路上。忽然上面的電線落下來。幸虧車子快。稍遲一步。電線落在身上。就沒命了。但他迴頭看時。見那電線落在一部汽車上。汽車是張着車篷的。裏面的人自然沒有受傷。但那部汽車竟被電線吸得直跳起來。足見力量利害。我聽他說完了。因想近來馬路上電線。時常落下來。也時常闖禍。

我們倆在家的時候。談談家務。論論時事。有時也研究些科學和文學。偶然覺得氣悶。便一同出外逛逛公園。看看影戲。狠甜蜜的光陰。便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了。今天早晨。我在房中梳頭。他却靠在一張沙發上。呆呆的向着我看。看了一會。忽地對我笑道。你不是狠歡喜做小說的嗎。我道。你怎生曉得。我是一時高興。胡亂寫幾句玩的。那裏算得小說。他笑道。不要客氣了。大名鼎鼎的女小說家王韞玉女士。誰不知道。你的大作。我還拜讀過好幾篇哩。現在我要問你。你最歡喜做的是那一種小說。我道。我雖是個女子。却不願做那種哀情言情的小說。扭扭捏捏。看了叫人肉麻。我從小最喜歡看的便是偵探小說。因為那偵探小說的情節必定異常曲折。看過之後。狠能開發閱者的心思。後來我捏着筆學做小說。也頗有這個志願。要想做幾篇偵探小說。雖然比不上外國的什麼科南達利。但是比較別

別注意。最好凡是用電的機關。如電  
車公司、電氣處、電報局。此後於敷設  
電線。都要負一種責任。使他裝置得  
格外穩固。平時又須着人隨時考察。  
隨時修理。否則電線下的新鬼。一定  
日多一日。行路的人。真個防不勝防  
了。

近來我在報館編輯室裏。得着好些  
人的投函。說是工部局新章。站在電  
車踏板上的。便要處罰。但有時坐客  
擁擠。他們纔上車。還沒有擠上平臺。  
車就開了。倘被巡捕看見。就指爲違

種小說。或者還覺得可觀一點。可是偵探小說的材料。難找得狠。要  
是牆壁虛造呢。又恐怕不合情理。反被人家譏笑。所以直到如今。還  
不敢動筆呢。他聽了我的話。點點頭道。你要找偵探小說的材料。卻  
也不難。眼前放着一個大偵探家。你爲何不同他商量呢。我詫異道。  
那個是大偵探家。難道就是你嗎。他把右手一伸。豎起了大拇指。洋  
洋得意的笑道。不敢區區李飛便是中國的福爾摩斯。難道你還不  
知道嗎。我笑道。別開玩笑。你也配做福爾摩斯麼。他卻正色道。你別  
小覷我。我倒並不是和你開玩笑呢。談到偵探學。這一層。我雖不是  
包探倒。還有一點經驗。因爲我自從八九歲的時候。就喜歡看偵探  
小說。立志要做一個中國的福爾摩斯。苦心孤詣。盡力研究。常言道。  
得好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就在這五六六年之中。別人的祕密黑  
幕。被我偵明揭破的實在不少。可惜大半都是情節簡單。沒有什麼。

社會聞評

李飛偵探案

四

章或是將到站的時候。車還沒有停好賣票的已在那裏催人下來。有幾個性急的便真個搶先下車。剛站在踏板上等車。不料就被捉而去。這樣受罰實在有些冤枉。我因此想到工部局的新章。無非是防止危險。用意是狠好的。不過電車上的開車停車。漫無定準。一任賣票人的調度。確乎是狠不好的。我說天津的電車辦法最好。到了一站。賣票人先跳下去。招呼車上乘客下來。等下車的走完了。再讓上車的上去。等乘客上齊了。

趣味說破了。不值一笑。內中也有幾件案子。情節複雜。狠有趣味。我絞了許多腦汁。方纔把他偵查明白。我也很想把那複雜而有趣味的紀錄出來。做一部偵探小說。可是我的脾氣向來是好動不好靜。的要教我伏案著書。倒的確是一樁苦事。如今好了。你既然喜歡做偵探小說。我不妨把你以前偵探的成績。一樁樁說給你聽。你却把做小說的筆法。紀錄出來。倒也算得幾種偵探小說。將來我要偵探什麼案子。就請你做一個特別書記。替我逐一記下來。我是福爾摩斯。你就是華生了。你看好嗎？我聽了這番話。自然十分高興。當日吃过早飯之後。就請他將以前所探的案子。揀那複雜而有趣味的講給我聽。我卻伏在寫字桌上。手裏握着一枝筆。桌上鋪了一張紙。他說一段。我便寫一段。詳詳細細的記將出來。以下的各種事情便是他所敘述的了。

賣票人纔登車拉鈴。然後開車。所以

## (一) 棉裏針

乘客上下。秩然有序。絲毫不致凌亂。

(上)

也絲毫沒有危險。我想上海電車。何

不彷而行之呢。

上海黃包車夫。不計其數。狠有許多  
纔從鄉間來。連路都認不得。連拉車  
子的規矩都不曉得的。在這樣熱鬧  
的馬路上。拉着一部車子。橫衝直撞。  
或是老年人。再教這種黃包車夫一  
拉。必定要出花樣。最好也須加以取

中。時常有人失去銀錢衣服等物。舍監姓朱。便是李飛的表叔。李飛  
進這個學堂。也是被這位表叔帶進去的。朱舍監辦事。也狠認真。每  
中學一部是中學的預科。校長姓秦。便是創辦時的一個發起人。那  
秦校長辦事狠認真。辛苦經營。勞瘁不辭。倒的確是個教育界的熱  
心人物。校中規則狠嚴肅。課程也狠認真。名譽一好。這學校就發達  
起來。剛開辦的時候。學生祇有五六十人。三四年之後。居然增加到  
五百多人。其中寄宿的也有二三百人。這學堂的氣象。大有蒸蒸日  
上的樣子。可是學生的人數多了。內中便難免良莠不齊。寄宿舍之

囁 雪 錄  
李 飛 偵 飛 案

六

。 緣。 凡是拉車的都得設法考驗一下。  
子。 誰不必像汽車夫一樣要開車照  
會。 但。 也須勒令他們略略受些訓練。  
纔可保着坐車人的安全哩。

逢接到了失物的報告。便立刻將寄宿生的箱籠物件逐一搜檢。也  
有時居然搜出了證據。真誠實犯無可抵賴。就稟明校長。將那竊物  
的學生立時開除。但是。開除儘管。開除失物却依舊難免。有時候那  
失去的東西竟然無影無蹤。不知去向。舍監查不出來。失主也只能  
自認晦氣了。

囁雪錄（續）  
寄塵  
余嘗新購一寫字檯。甚小。周君瘦鶴至余處而見之。戲謂余曰。君之寫字檯如此其小。無怪乎君所做小說如是其短也。余笑應之曰。當時頗欲思一趣語以相報。而苦難措辭。至夜

有一天早晨七點鐘。學堂中打過起身鐘後。那位舍監朱先生。正在  
自己房間裏寫信。忽然有一個學生推門進來。慌慌張張的說道。朱  
先生。我們房間裏又失掉東西了。舍監抬頭一看。那學生是正科三  
年級的許幼蘭。就把手中的筆一擱。蹙着眉頭問道。又丟了什麼東  
西了。幾時丟的。許幼蘭道。我昨晚臨睡的時候。在箱子內取出一套  
絨衫袴放在床角裏預備。今天早上換的。不料。今天起來。那絨衫袴。  
忽然不見了。真是怪事。舍監道。你那套絨衫袴是新的還是舊的。上

間乃得之。然已無及矣。思想不靈敏。亦一恨事也。夜間所得之答語如下。吾此種非用以著小說。乃專爲讀紫蘭花片而設者。

名伶綠牡丹。嬌小玲瓏。動人憐愛。賣藝滬上。倏已三載。紅氍毹上。狀小家碧玉。尤爲肖妙。日前澹盦以玉麟（即綠牡丹字）所攝麻姑獻壽照片。囑爲題句。余即爲題六言一絕云。縹渺雲裳月貌。依稀霧鬢風鬟。我向麻姑借問。何時誦到人間。

面有什麼記號。沒有幼蘭道。絨衫袴是舊的。也沒有什麼記號。就是丟掉了。也不值幾個錢。不過現在身上的飄了。沒有更換。倒覺得狠不便。當罷了。舍監點了點頭。把寄宿舍的花名冊一翻。又問他道。你住在十三號。不是同鄭季蓀、王仁榮、徐義生三個人同房間嗎。幼蘭道。正是他們三人。我都問過了。都說沒有看見。舍監道。今天你們四人之中。那一個最先起來。幼蘭道。徐義生起來得最早。我們起來的時候。他已經不在房間裏了。我當時不見了絨衫袴。也疑心徐義生同我鬧玩笑。有意把絨衫袴藏過了。後來在操場上找到了他。他說。實在沒有看見。這樣說來。一定是有偷了去了。舍監道。你去把他們三個人找來。我還有話問他們呢。幼蘭答應了一聲。就出去了。不多一會。許幼蘭帶了同房間的三個人一同來到舍監室裏。舍監把許幼蘭失去絨衫袴的事。向三人問了一遍。三人的言語也和幼

娘子亦不知何所命意。近聞人言。娘子應作表子。表字本作外字。解表者對裏而言。普通稱妻曰內人。稱非正式之妻曰外室。表子卽外室之意。後人妄加女旁。反失真意耳。此言頗有理。據此則偷俗語亦有來歷。特苦人之不知耳。

余嘗作讀詩十二字訣曰。四言讀毛。五言讀陶。七言讀騷。毛者毛詩也。陶者淵明也。騷者離騷也。此言也見者以爲確當。

唐人詩曰。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

蘭一樣都說這件事。情奇怪得狠。究竟是那一個偷的。我們可實在不知道。舍監察他們的神情也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後來舍監又問他們道。你們各人的物件都檢點過了嗎。除了這一套絨衫袴之外。可會失掉別的東西沒有。舍監這句話。倒把他們四個人都提醒了。異口同聲的說道。我們還沒有查過。不知可會失掉什麼嗎。舍監道。現在倒也不必着忙。你們同我到宿舍裏去。大家細細的檢查一下。再作道理。當時舍監便立起身來。帶了四個學生。一窩風的趕到十三號裏。四人把自己的箱籠物件逐一打開。攤在房裏。一來給舍監。過目以免嫌疑。二來自己也好檢點。檢點恐怕內中失掉了什麼。舍監先走到許幼蘭的床前。仔細察看了一會。也看不出什麼可疑的痕跡。正在這個當兒。那王仁榮忽然嚷起來。道不好了。我一只金表不見了。表上還有一條金練條呢。接連着鄭季蘊也氣吼吼的。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某君嘗戲改之云。昔聞黃浦水。今上天韻樓。（上海永安公司屋頂上之天韻樓也。）英法東南坼。（英租界法租界也。）灰塵日夜浮。彩開無一字。（謂買彩票不中也。）米販有孤舟。（謂販米出洋也。）車馬泥城北。（泥城橋也。）憑欄涕泗流。寫上海情形。惟妙惟肖。不特改竄之工也。又唐人詩曰。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

嚷道。我箱子裏的鈔票八十元也一齊不見了。這是那裏說起。照這樣看來。寄宿舍裏簡直是個賊窩了。我們還能彀住嗎。舍監聽了。走過來。看了一看。點點頭道。我早已料到你們所丟的決不止一套絨衫袴的。現在嚷也沒用。須得趕緊偵查。纔是徐義生站在一傍。慢吞吞的道。我倒好像沒有失掉什麼。可是我的東西太多。一時也記不清楚了。王仁榮道。我的金表本來是帶在身邊的。前天忽然壞了。機件不能用了。所以就放在床面前小桌子的抽屜裏。預備後天禮拜日帶出去修理的。昨天早上。我開抽屜取一管筆。見那表還好好的擋在抽屜角裏。今天忽然丢了。真是怪事。鄭蓀季道。我箱子裏的鈔

囑 雪 錄

李 飛 偵 探 案



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重  
與細論文或改之曰白話詩無敵飄  
然思不羣文章胡博士（胡適之先  
生）思想杜洋人（杜威博士）美  
北春天樹歐東日暮雲何當林畏老  
重與細論文此首自然巧合比前改  
更妙杜洋人一句尤佳美北指北美  
洲合衆國歐東指俄國更爲天然不  
可移易雖曰謹近於虐然而技藝不  
可謂不工也

民國八九年間張敬堯自湖南督軍  
枉遜至上海同時張勳有復任爲安

呢而且還有一樁奇事這箱子依舊好好鎖着裏邊的鈔票怎樣會  
不翼而飛我倒實在不懂了含盜把他箱子上的鎖一看搖搖頭道  
這種中國式的銅鎖普通得狠同樣的鑰匙甚多就是用一根鐵絲  
也能豁把他撥開這倒不足爲奇據我看來這偷鈔票和金表的人  
當然就是偷絨衫袴的人了而且失竊的時候一定在昨晚十點鐘  
之後今晨七點鐘之前但是那時候你們四人都睡在房裏這個賊  
竟敢進來偷東西他的膽子未免也太大了難道他開箱取物的時候  
你們四人在床上竟然一個也不聽見麼四人聽了面面相覩都  
說昨天晚上實在不聽得什麼聲音就是今天早上也沒有人到房  
裏來過舍監沉吟了一會便道你們收拾課本預備上課去罷等我  
將各房間檢查之後再定辦法我想金表和鈔票都是狠小的東西  
一時未必能搜得出來現在祇要把絨衫袴能豁查出其餘的東西

徽督軍之說。于是有人改唐詩二首分詠二事。詩亦極佳。其一曰朝辭督

署洞庭間。千里長江一日還。兩岸砲聲鳴不住。輕舟已到黃浦灘。其二曰。

太年離皖九年回。辮子未翦鬢毛衰。皖人相見不相識。笑問督軍何處來。

前日南社雅集於上海儉德儲蓄會。余戲書一詞以示家兄樸庵葉君楚。愴及同社諸友。隨筆寫來。不知其爲新體舊體也。詞云。十年心力空拋却。做甚麼詩。填甚麼詞。落得旁人笑我癡。今朝舊友重相聚。只筆一枝與酒時。

自然也有着落了。四人聽了就跟着舍監一同出來。命茶房把房門鎖好。便各自往課堂中去了。

舍監把寄宿舍各房間逐一檢查。白忙了半天到底也查不出什麼証據來。回到舍監室裏。便把那門房桂生叫了進來。問他道。今天一早可有寄宿的學生出校去嗎。桂生道。每天校門一開。就有學生出入。今天早上進出的學生狠多。一時實在記不清楚了。舍監道。可有人帶着包裹出去嗎。桂生想了一想。道。有的。早晨七點鐘時候中學二年級的張允文。帶了一個包裹出去。包裹裏面好像是幾件衣服。舍監聽了。心中一動。命桂生退了出去。就打發一個茶房去把二年級的學生張允文叫來問話。茶房去了一會。把張允文帶到舍監室。舍監劈頭就問他道。你今天早上七點鐘到那裏去的。允文聽了。登時一呆。面上狠露着驚慌的樣子。勉強答道。我是出外散步去的。舍

談天說地

李飛偵探案

一一

一危消盡年華鬢欲絲

談天說地

瞻廬

愛國男兒  
頂天立地  
救世英雄  
驚天動地  
腐敗官僚  
昏天黑地  
萬惡軍閥  
橫天倒地  
混世魔王  
翻天覆地  
金錢議員  
指天畫地  
學究考古  
牧師講經  
開天闢地  
秀才作文  
上天下地  
新郎做親  
參天拜地  
愚婦燒香  
求天問地  
教員索薪  
窮天極地

監道散步爲什麼要帶一個包裹呢那包裹裏是什麼東西尤文見舍監提起包裹更覺慌了支吾着回答道包裹裏是一套短衫袴因爲穿得骯了帶出去洗的舍監道這話就不對了洗衣公司的人天天到這裏來的你何必自己送去尤文聽了無言可對低頭不語舍監要把他袋裏的東西檢查一下尤文起先不肯後來被舍監逼得沒法只得把衣袋裏的東西一齊掏出來放在桌上舍監看是皮夾一只鉛筆一枝洋刀一把銅元十幾枚舍監把皮夾打開一看裏邊有名片六七張五元鈔票一張一元鈔票三張另外却還有一張原來典當的當票當價二十元票上的日子果然就是這一天可惜當的什麼東西却因爲當票上的字難識得狠所以看不出來舍監拿着當票問道這票子是那裏來的你當掉的究竟是什麼東西尤文哭喪着臉道我因爲沒有錢用所以當掉了一件灰鼠皮馬褂舍監

小丑打譁。嘻天哈地。窮漢發財。  
歡天喜地。貧婦道苦。怨天恨地。  
乞兒露宿。幕天席地。強盜綁票。  
荆天棘地。悍婦撒野。咒天罵地。  
博士談學。量天測地。區區弄筆。  
談天說地。

## 紀南京路

某編  
綱肆

## 遇騙事

冷笑道。恐怕不是皮馬褂罷。允文道。實在是一件皮馬褂。先生若不相信。可以贖出來看的。舍監聽了。也就不與他分辯。立刻在自己身邊掏出二十一塊錢。打發一個茶房去把那當的東西贖了出來。一面對張允文說道。你不必去上課了。就在這裏坐一會再說。允文無可奈何。只得垂頭喪氣。坐在一旁。舍監却提起筆來。另外辦他的公事了。

停了半點鐘。贖當的茶房回來。他贖出來的果然是一件灰鼠皮馬褂。舍監見了。覺得出乎意料之外。當時把那件馬褂反反覆覆看了。一會忽然問張允文道。我看這件馬褂又長又大。與你的身材不合。決不是你自己的。你不妨從實對我說。這馬褂究竟是那一個的。允文此時無可掩飾。只得實說道。這馬褂是徐義生的。舍監聽了。又是賣者也。以盈餘之若干。挖得南京路一楞。心中暗想。徐義生這人可算得糊塗極了。自己失掉了一件皮

新南京路某綢緞肆遇騙事

李飛偵探案

一四

近益湯弄之店面房一所。擬自設茶食店。顧又因年來上海一埠地狹人稠。房價奇昂。且店面房屋尤不易得。苟以之轉租於人。大可居寄。心猶疑未決定。

一日忽綢緞肆中來一客。衣冠齊楚。携女眷乘汽車同蒞。有僕婦抱小兒女眷及小兒裝飾亦炫赫耀人目肆夥頭趨踰勤懇招待。客選購既多。且眼界又絕高。必上等之貨始稱意。肆夥數人奔走取貨。猶虞不遑肆之。經理先生賭狀知必爲巨閥豪家焉。

馬褂爲何絕不提起呢？這時候舍監的心裏以爲這件馬褂一定是張允文偷來的。所以他又問道：這樣說來那十三號裏失去的金表鈔票一定也是你拿的了。允文聽了一呆，急忙分辯道：什麼金表鈔票我是一點也不知道。就是這件馬褂也是徐義生自己給我教我去當的。舍監詫異道：此話奇了！他爲什麼要把這馬褂給你當呢？允文道：徐義生是我的表兄。他在這一學期內絡續借了我三十塊錢。現在我問他討他沒有錢還我。所以把這件馬褂給我。教我替他當了。當下來的錢就算是還我的。舍監道：他幾時給你的呢？張允文道：要被別人知道。先生不信。儘可把徐義生叫來。我們當面對質。舍監今天早上起來。他叫我到操場上把這馬褂給我。教我趕緊去當。聽了。也不知是真是假。就命茶房去把徐義生叫來。停了一會。徐義生跟了茶房來到舍監室。一眼看見張允文站在那裏。不覺一呆。舍

能坐失此絕大之主顧。因亦趨前酬應。談話之間始悉客爲都中某巨僚之本家來滬爲其妹製辦嫁衣也者。因命肆夥盡出肆中之時髦貨品以爲兜攬客選購。各物約值四五千元。乃親筆書一地名囑經理飭人代送。經理唯唯。客率女眷等登車。經理肆夥等恭送不迭。見車已鳴鳴去。始返身。

經理先生固飽有閱歷者。因所購之貨數目頗鉅。乃選一幹夥送貨去。且囑其留意勿落騙局。幹夥挾貨按客。監就把馬褂給他看道。這件馬褂是你的嗎？徐義生硬着頭皮道：不。差是我的。舍監道：你的馬褂爲何卻給張允文當掉了？徐義生言語支吾一時回答不出。張允文在旁邊着急道：這馬褂是你自己教我當的。現在可不能連累我呀！徐義生知道無可掩飾。便道：這馬褂的確是我給他的。因爲借了他三十塊錢。一時還不出來。他逼得我沒法。所以教他把馬褂當掉。還了他再說。舍監道：當來的錢呢？張允文道：我還去了十二塊錢的食物帳。所以皮夾裏邊還剩八塊錢。舍監歎口氣道：你們平常的用途本來靡費慣了一到沒錢的時候便做。出這等勾當。來自己想想。豈不慚愧如今也不用說了。十三號裏失去的東西定然是你們兩個人拿的。究竟鈔票金表等物藏在那裏。快快的說出來罷。徐張二人聽了都駭了一跳。沒口的分辯道：金表和鈔票我們實在沒有拿。這可不能怪我們的。舍監對徐義生道：十

所開地址送去則巍然巨宅僕役成羣也既見主人果即適至肆選貨之客也點交貨物畢客即頤示僕命取款至纍纍然皆現款鈔票也客付夥夥點款數目相符乃携款告辭回肆覆命于經理先生經理乃知客果爲豪家而非馬扁之流也乃大放厥心不數日客又至遙向經理先生接談交易復選購百數十元之物立出現款付價經理旣悉爲好主顧則言似此當時照顧可勿付現款請立一摺以後憑摺取物似較便捷客笑謂無

三號裏的東西據我看來一定是有間裏人拿的現在你們四個人祇有你沒失掉東西這就是一個大大的破綻況且今天早上又是你第一個起身這件案子你總脫不了干係我勸你還是老老實實說出來罷徐義生見舍監一口咬定是他急得他面紅耳赤賭神罰呢抵死也不肯承認舍監又向張允文盤問張允文更叫起撞天屈來說連十三號失物的事情也一點沒有知道舍監見問不出什麼只得罷了當時便把兩人軟禁在一間自修室裏預備等校長到來再作道理可是這樣一來學堂裏邊議論紛紛都說徐義生和張允文偷了東西給舍監先生查出了一霎時間全校學生沸沸揚揚都把這事當做新聞講差不多沒有一個不知道了

照這一篇的上半段看來金表鈔票等物差不多是徐義生和張允文偷的了讀者諸君倘能做兩人的義務律師提出証據替他

須。余向不喜欠賬。無論多寡悉付現款。以免月杪節關時之麻煩。且遲早均須算付。又何必多所周折者。經理亦笑談次。客言初至上海。不悉情形。未審貴肆之房租。每月若干。經理以實對客。言未免太昂。經理因極言。並此極昂之租價。覓屋尚不易。易客聞。

言搔首云。余現正擬覓一屋於南京。路設肆。今聞若言。恐難如願矣。奈何。經理因詢。以須屋若干。擬出何等代價。客言。價所不斬。惟地點必相宜。始可。祇須能佔沿馬路門面二三間。卽

們辯護。凡是理由說得充足的。鄙人願奉薄酬。以答雅意。稿寄本

雜誌編輯部收。陰曆十二月初八日截止。

著者附白



## 殲仇記 (五) (上) 程小青

「你們可曾聽見過一種盲蜘蛛麼？那東西白得像妖魔。冷靜得又像鬼。他是天然盲目的。生長在楷濱森山的深洞裏面。這東西生於黑暗。死於黑暗。又在黑暗中獵取他的食物。你們如果聽得過這種怪物。那就可以知道我對於那東西有怎樣的感覺。」那個白髮的男子說到這裏。突的顫動了一下。似乎再不能繼續下去。他的灰色

可。初不必如寶號之大也。經理聞而心動。因言敝東現有一所店房坐落。益湯弄口不遠。現尙未有人租。倘不

斬價者或可相讓。客喜立邀經理同往觀看。一看之下極表滿意。堅囑務請商之貴東。以此屋相讓。租價挖費。皆所不計。經理唯唯。言明日當有以覆命。客叮嚀而別。

當晚經理言於肆主人。主人亦喜。乃

而深陷的面頰也似有收縮的狀態。他把他的咖啡杯子舉起。和了一茶匙酒精。滿滿的飲了一口。神色似乎振作一些。於是又繼續說道：「那可怪的蜘蛛。專靠獵取一種甲虫生活。那甲虫是有眼睛的。他可以瞧得很清楚。他眼望著他的仇敵。循著臭味。伸著顫動的觸鬚。蓄勢要撲殺那甲虫做食物。那甲虫雖能夠飛逃。却終逃不掉。蜘蛛的毒害為甚麼呢？因為他逃了一回。不能不疲倦。休息的當。甲虫。休息的時候。那慘白的怪物直接上去。甲虫的性命便被他結果了。先生們須知我所以申說這樣的奇聞。就因為我現在有一個小小的故事。要告訴你們聽。」

原來那一天晚上。我和羅密萊爵士在薄來格餐肆中晚餐。餐罷之後。同入吸煙室中小坐。那白髮男子也同在吸煙室中。和我們的坐焉。客時甫晨興。接經理以禮貌款待。

位距離很近。我取出一隻信匣子來。從匣中取一張從外國週刊上

頗優渥。聞尤相讓。喜形於色。立出百兩支單一紙。授經理曰。倉卒不及多備。姑以此爲定。銀租價挖費等容卽送。到寶號可也。經理唯唯。客請經理書一收條。經理卽寫。與之告別回肆。一連數日。音訊杳然。肆主人詰經理。經理再往謁客。則門庭猶是。而住者已遷移。不知何往矣。返告肆主人。主人擬探訪客之下落。而數次往返交接。祇悉其姓並不悉其籍貫名號。竟無從探訪。更候數日。仍無下落。肆主人雖答經理做事荒唐。猶幸收得定急。列位想必都知道了。因他有五個死仇。爲著報復的緣故。要把德

剪下的紙條。授紹羅密萊。他瞧見紙上印著一個很美麗的女子的小像。下面有一段小說道。「密司蘭特勞就是挨勃洛士伯爵的未婚夫人。」那張紙幾乎從他手中墮落下來。他喘息道甚麼挨勃洛士伯爵。他竟要和這一個美麗的女子結婚麼。克麥我們須得阻擋。他。我們——他的說話頓住了。顯見得十二分驚慌。那個旁座的白髮人的眼睛。凝注在我們身上。額角上還綴著許多冷汗。我問羅密萊道。你認識這女子麼。他答道。不是。但我知道那個伯爵實在是一個萬惡的匪棍。這時我聽得旁坐的人自言自語道。我的上帝是啊。羅密萊竭力制止他的驚慌。問我道。這紙頭你那裏來的。我道。我從一本外國報上剪下來的。他道。那麼你可贊成我們應當阻止這一件婚事麼。我不即回答。但把雪茄呼吸了幾口。羅密萊所以這樣惶急。列位想必都知道了。因他有五個死仇。爲著報復的緣故。要把德

銀百兩並無損失乃命匠鳩工將該處房屋裝飾一新自行開一茶食店。開張之翌日客忽至綢緝肆見經理大加詰責謂既允以該屋租與余何忽食言且收余定銀詎可背約經理告以久候不來及往詢無着等語客言余不會告汝乃初至上海者耶日來正因是處住宅狹小故另遷新宅所以遲遲者亦正因是忙冗不會有暇向寶號接洽然余爲設肆之故已定貨若干籌備裝璜及開店手續等又用去若干共約洋元二萬數千。

雷富列一姓斬草除根。羅密萊爵士乃是德雷富列的最後一枝了。他因著我卡耳克麥的助力已經把五個仇敵除去了四個那最後的一個就是挨勃洛士伯爵。這時羅密萊忽然聽得挨勃洛士將要和一個英國美女子結婚的消息。他自然禁不住要驚慌惱怒起來。接著羅密萊又繼續道。克麥你想他是立誓要謀死我的人早晚要尋到我身上來的那麼我們趁這機緣不如先發制人省得他來制我。你不是說那挨勃洛士伯爵——說到這裏旁座的人似乎再禁不住不插口進來。他把椅子移近一些發一種岔息聲音向羅密萊道。請說下去那個沒心沒血的鬼物你叫他做甚麼唉先生們請原諒我的阻擾你們提起一個名字我一聽了正似觸摸了一塊紅炎的熱鐵。你們不是要尋挨勃洛士伯爵麼唉我也正要尋他哩。他說了這幾句於是便突然發出那盲蜘蛛的問句。就是本篇開端時所紀

元。須。當。賠。償。也。經。理。不。敢。應。祇。得。答。  
以。容。與。敵。東。商。議。

逾一日而會審公廨之傳票已至某綢緞肆則客控其肆主及經理吞沒定洋霸屋毀約求賠償損失二萬數千元也經理及肆主人均失色然而不敢不到堂對質客於公堂上呈經理所書定銀壹百兩之收票爲証問官以証據確鑿判令被告照所控損失數目賠償且須擔任堂費肆主人及經理奉判後祇得照賠並担任堂費且以會審公廨無上訴機

的一段羅密萊對他似乎覺得他挾口的兀突露著懷疑的狀態但他一回瞧我的面色便也容忍下去一回那白髮人果然繼續說道

「我說的那個楷澈森山洞乃是一個石壁嶙峋和幽暗可怕的所在現在試把這山洞代表一個建築巖石中間的穹壇那壇的面積很大聳立著許多石柱柱上流著石腦油質石地上也有綠色黏膩的東西都發出觸鼻的怪臭壇頂低處更有油性的流質不絕的滴著壇頂的下面雖然掛著一盞油燈但暗淡的燈光實在照不到四角我又說那個狠毒的盲蜘蛛就代表一個高大可怕的埃及人他的黑色的皮膚像烏木一般眼睛却完全是瞎的他頭上戴一頂深紅的高帽腰間繫一條淺紅色的闊帶除此以外更沒有別的遮身體的東西右手執一把利劍劍柄上還嵌著異色的鑽玉我還說過那盲蜘蛛專門獵取一種甲蟲這個甲蟲就應得我來代表了我怎麼

關。又無其他理由可以呈請復訊。相與咨嗟互認晦氣而已。然而心實有所未甘也。

又逾數日。肆中又來一客。年約三十。餘衣服甚麗。都似久於上海者。選購綢緞等物。亦達數百元之多。忽向經理言。聞汝肆主近遇騙局。爲一房屋。致遭重大之損失。信乎。經理漫應之。客笑謂汝肆主。久於上海。寧甘受此。遂不思設法一雪其恥耶。經理云。此案公堂判定。詎有他法。客曰。不然。苟能請一有名之外國律師代爲聲請。

會到那個可怕的地方去尋死呢。我原是挨勃洛士伯爵的賓客呀。你們如果到他的推雪凡尼古堡裏去。還可以瞧見那個地獄似的穹壙。築在千尺高度的巖石裏面。我進了他的古堡。他起先也殷勤招待。但我原是一個警察偵探。我所以到他那裏去的目的不幸被他發覺了。你們假使知道他的似乎不消形容得這位挨勃洛士伯爵乃是一個怎樣窮兇極惡的暴徒。所以他一經覺察我的真相。他便設法處置我了。唉可怕的挨勃洛士伯爵。他的處置方法真厲害呀。先生們請瞧我。你們想我有多大年紀。七十歲麼。我却只有二十九歲哩。唉請恕我一刻。」他說著。又取起咖啡杯來飲了一口。隨後又接續他的故事道。「我在那個穹壙裏面。只有兩日兩夜。但若把時刻計算。却像足足有五十年的時期。原來當我被禁在穹壙裏後。那個埃及黑人便奉命進來。我起初不知道他盲目。他舉著利劍。

復訊當可設法。余識一外國律師。其手腕素稱通天。倘汝肆主思雪前耻者。余當樂為介紹。苟能追回前項損失者。卽出若干律師費亦未始不上算。又何斬者。經理聞其言頗有理。乃與此客訂約于翌日來晤。肆主面商辦法。

次日客果又至。肆主慇懃接待。告以前事始末。客言昨已向律師商量。律師謂包能達到目的。追回以前之損失。至於報酬。亦僅照例扣三成而已。肆主大喜。亟與客共往謁律師。

走近我來。我雖知性命只在頃刻。但也還努力的跳避。那時他的利劍便向空氣中猛刺一下。我纔知他是一個瞽人。同時我又知我的性命不致於卽刻就死。也許有萬一的生機。我忍著呼吸。仰起腳尖。緩緩向後退却。他伸長了頭頸。顯出靜聽的狀態。真像一隻餓豹。四處覓取他的食物。一聞得聲息。勢必要立刻撲上來了。他聽不出我的聲音。他的咽喉中有一種失望的咒罵聲。透出又像猛獅的怒吼。他繞著石柱走來走去的尋。不時還把執著利劍的右手。向空亂刺。我見他那沒光的眼球。有時正對著我。不由的自頂至踵。都充滿著恐怖。幾乎暈去。但我一想到我假使果真暈去。我額角上的冷汗便簌簌流下來了。像這樣的相持。我也不知經歷了多少鐘點。末後他竟坐下。他的背靠在石柱上面。動都不動。好像已經死去。這樣又過了很久。我又不知那時是否天夜。因為那黑曠裏面。絕沒有一絲

紀南京路某綱緞肆遇騙事

殲仇記 二四

律師接談之下。滿口應允。必能追回。損失。惟言須存二萬元之訟費方可。遞呈請求。肆主以數目太巨爲言。律師言此。則先生太過慮矣。以某思之。將來追回損失。則堂費歸彼方擔任。某亦不過於追回之數目內扣取三成。此二萬元之訟費。不過暫存數日而已。某當出收據。書明案畢。扣去律師費用餘仍算還。誰能捨汝款耶。客亦言此。君（指律師）向來無虛語。想足下當久耳。其大名况有彼親立收據焉。有其他乎。肆主惑其言。又急于

外界的光線透進來的。我見他久久不動。諒他已經睡熟了。但那利劍還在他的手裏。因想若使把那東西取去。真似在巨蟒的口中拔去一隻毒牙。那就容易對付一些了。但他的利劍是有一條皮帶繫住在他手臂上的。我當時却沒有知道。我伏在地下。手足並用的輕輕爬到他旁邊。他果真睡著了。他的粗大的氣息有次序的透著。那時我的神經上震動得很厲害。咬緊著牙齒。伸過手去。握在他的劍上。他的劍是繫住的。我當然不能成功。但他的巨大的黑掌早已抓著我的咽喉。當時我記得。我曾經像孩子們過了恐怖似的駭叫。一聲。幸而我到底沒有被他捉住。因爲他立起來。撲我的時候。他的頭不期撞在石柱上面。因此竟使他倒退了幾步……」那人說到這裏。又略略停頓。取出手巾來擦了擦他的手掌。接著他勉強含著笑容繼續道：「從那時以後。這一追一逃的怪劇。當然仍演過幾次。

雲前耽因慨然允交二萬元爲訟費。存款。

律師旣上呈請求複訊。公堂果然照准。屆期雙方律師辯論之下。某綢緞肆主因無充分証據。仍不得直訊畢。肆主愈憤。乃向律師處算取所存之二萬元之訟費。保証金。律師付與各項用費。細帳清單一紙。共用去一萬九千九百九拾元正。而以其餘款大洋十元付還之。肆主覽帳單大怒詰責。律師笑曰。訟不勝。又將奈何。且律師寧能包訟之。必勝者亦不過姑盡。

但我一想到這樣的爭持到底有沒有止境。實在不能不寒心起來。後來他似追得太疲乏了。就躺在塘角裏的一堆獸皮上面。我知道

他安睡了。但我却並不想睡。我知道若不設法逃出。也就免不了發狂。我見塘的一面似有一個洞口。就是黑塘中空氣的唯一來源。這洞很高。還有鐵柱隔著。洞口外面本是黑漆漆的。真是可怕。雖然如此。我却決意要嘗試一下。我費了幾個鐘點。要想拔去一根鐵柱。不料我還沒有成功。我的同伴却醒轉來了。我就不敢再動。因爲如果有一些聲響。他就要撲上來了。於是我的恐怖。重新回復。因他到底不肯捨我。他仍繼續不厭的追尋我。這樣又經歷了一天。他的刺擊的動作。雖然沒有成功。我却已疲乏不勝。我暗想假使我因此倦臥或倒地。我的性命立刻就要結果。唉。我的上帝。我怎樣受苦呀。直到第二天晚上。他重新睡眠。我也再支撐不住。我倒在地上。再不能顧

## 紅山歌

某力而已。至於訟費當然由負者擔。任今清帳具在汝如不服可更訟某。某不辭也。

肆主聞言憤且怒然而竟不能還一語祇得忍氣吞聲收得十元之餘款。

狼狽回肆此中華民國十一年冬初。重新奔跳過來我一面逃著一面還默自思忖。如果今天晚上逃不出這個地方明天早晨我就要變成一個瘋人了。我等他空追了一回之事云。

## 紅山歌

飯牛翁

△仿孟姜女十二月花名調

△歸藏說部古人

## 殲仇記

二六

我覺得我的胸口壓著兩個膝蓋咽喉間也被一隻冰冷的手抓著。我就發一種臨死的呼聲唉慈悲的上帝原來這一個被他擒住的

事情只是一個惡夢可是我的呼聲把他驚醒起來他吼了一聲重新

奔跳過來我一面逃著一面還默自思忖。如果今天晚上逃不出這個地方明天早晨我就要變成一個瘋人了。我等他空追了一回重新躺下的時候便更努力拔那鐵栓。這一次果然成功了。因我使足了身體以外的氣力就把那鐵柱拔出了石窯。這時不免有些聲響。又把那黑鬼驚覺他直跳起來向著洞口撲來我不等他走近冒險迎著他的頭面猛力一拳竟把他打倒我急忙回身鑽出洞口更沒有功夫瞧他是否被我打壞或竟打死我逃出了洞外。知道在一個山洞裏面洞外就是高峻的石壁於是攀藤扶石的逃命直到天

正月裏梅花鐵骨紅。秦瓊落難在山東。病來無法賣黃驥馬。幸遇那客店主人翁。

二月裏杏花紅出牆。張解元僧寺借西廊。據牆花影與鶯鶯會。多

謝你多情多意的小紅娘。

三月裏天桃紅雨飄。張飛喝斷灞陵橋。趙子龍救主當陽道。糜夫人性命不能逃。

四月裏薔薇朵朵紅。薛仁貴保駕。稱英雄。第一條好漢斐元慶。破潼關先打小羅通。

曉方纔脫離了險境。唉先生們。你們試想我那一天重見天日我的感想應當怎樣。但我進古堡裏去的時候。分明是一個精壯的少年。等到我從那裏出來却已筋疲力盡。差不多像一個風麻的癱子。自此以後。我的經歷怎樣。此刻不必說起。却有一句。我對於挨勃洛士。還有一個未了的宿仇。我雖然沒有特地去尋。但如果有甚麼可以假手的機緣。我也決不忘他。不料剛纔又聽得他的名字。因此便禁不住來阻擾二位。唉我假使果真能夠近他。我——」他的說話中斷了。他的手指忽現出握空的姿勢。表示他的胸中正蘊著怨毒。羅密萊顫慄了一下。那說故事的人掏出一張名片來給他。他只略略聳了一聳肩。我接過那名刺一瞧。叫做利·禿斯卡。我因也取一張自己的名刺給他。禿斯卡說道。我希望我這一次的從中阻擾沒有使二位覺得憎厭。但我方纔還聽得說報紙上紀著挨勃洛士伯

五月裏石榴紅似霞。芭蕉洞洞主  
擲鋼叉。孫悟空收伏沙和尚。唐  
僧夜夜吃南瓜。

六月裏荷花紅滿池。吳王宮裏醉  
西施。范大夫一棹泛五湖去。一  
日那相思十二時。

七月裏新秋放紅鳳仙。杭州活佛  
有濟願。降妖捉怪驚人技。通天  
妙法浩無邊。

八月裏奇花紅木樨。時遷活手偷  
更雞。翠雲樓一把冲霄火。珠簾  
畫棟變成泥。

爵結婚的消息。那報紙可否借給我瞧瞧。唉謝謝那密司蘭特勞多。  
麼可愛啊。假使果真嫁給那個——他這時猛然擡頭。眼光中頓  
露一種奇光。他見一個娟好的女郎打從吸煙室的門口走過。他詫  
異道。呀就是他啊先生們請原諒我說著便離座起立。我問他道。你  
要幹甚麼。禿斯卡不答。急忙從吸煙室出去。似乎要追蹤那個女子。  
羅密萊現不耐狀。問我道。你想那個人怎麼樣。我答道。我們自然應  
當憐憫他。他詫訝道。你相信他的故事麼。我道。正是。我知道這故事。  
完全確實。他更奇怪道。甚麼克麥難道。你早先和他相識的麼。我道。  
這不盡然。但我們提起挨勃洛士。他却在我們近旁。也不是偶然的。  
事原來。我所以選擇這個座位。就故意要教他聽得我們的談話。現  
在我們既知道挨勃洛士伯爵的消息。我們就可以慎防。因他是  
一個剛狠不過的人。一有機會當然要來尋你。即使他知道我們已

九月裏重陽開紅菊花。李太白買

醉酒人家。沉香亭三首清平調。

高力士拜脫粉底靴。

十月裏紅梅行小春。岳陽樓飛過

呂洞賓。邯鄲道上黃粱夢。繡枕

頭一個授盧生。

十一月裏山茶紅玉球。禰正平作

賦鸚鵡洲。孔北海座上客常滿。

倒屣留賓酒一甌。

十二月裏過年燭花紅。竈君皇帝

奏天宮。紅雜誌看了都歡喜。一

年四季樂和豐。

撲滅了其餘的四個他也決不會因此膽寒毀去他的誓約不來復你的宿仇。此刻他既沒有來尋你我應當給你慶賀的羅密萊道那麼你現在打算怎麼樣我道我的意見不如姑且靜待瞧有甚麼變動再說。羅密萊把手中已熄的雪茄弄了一回忽嘆息說道克麥。你有意思本不錯但我怎麼心中總不能安靜彷彿有一種不可名狀的感覺覺得那挨勃洛士伯爵必要得我甘心唉這裏太熱悶了我們走罷。

四十八個鐘頭以後我教羅密萊靜待的變動果然很奇詭的發生了。那天我在克拉琪街寓裏把那報紙上印著的密司蘭特勞的肖像釘在會客室裏的牆上我很崇拜他他有一個嫋媚可愛的面龐莫怪挨勃洛士伯爵要垂涎三尺但挨勃洛士本是五個兇惡的暴徒中的一個他的往史實在不堪告人的現在他竟敢把他的婚約

新開篇

蘭庵

民國開基十二春。新年還是舊年。人。既然君主更民主。四海緣何尙未寧。可憐賦稅較前清酷。

外  
債增加算不清。礦權路政幾何存。全不想共和是多少頭顱換。全不想錦繡河山現裂痕。全不想強鄰如虎耽耽視。全不想民命如瓜片。片分。自從武漢軍興後。癸丑炎天亂贛寧。甲寅白狼中州擾。乙

公然宣布似乎他一定有甚麼方法把他已往的罪史隱藏好了。但這不是容易的事。他究竟用怎麼樣的方法呢。當我正望著密司蘭特勞的照片出神的時候。忽見羅密萊闖進室來。他的急促的動作和驚皇的眼光。早告訴我發生了甚麼意外的變動。他一言不發。只取出一封信來給我。就即回身走到窗口邊去。那信很簡短。我因念道。

你竟要。想阻止我的婚姻了。羅密萊德雷富到爵士。我不能不承認。你是一個有膽力的人。我感謝你。你竟又加上我一倍的債。現在我要想還債了。因此明天晚上我定意要來訪你。時間雖不能夠預定大約總在夜午以前。A.

我讀完說道。這果然是很可注意的。而且那筆迹也是矯飾的。羅密萊走近來道。我想這信大概是一種恐嚇。我應道是啊。沒有疑惑的。

卯冬興護國軍。丙辰兩粵干戈動。  
復辟丁巳兒戲形。戊午川陝風雲惡。  
己未曾經粵桂爭。庚申直皖分高下。  
湘鄂爭端在辛酉春。壬戌直奉剛戰敗。  
自相踐踏五羊城。馬尾江潮亦帶殺聲。  
一將功成枯萬骨。操戈同室爲何因。  
皆爲財產地盤心太深。往事而今休提起。  
政治此番再刷新。但願得垂危教育維持穩。  
但願得實業同心提創興。但願得人禍不生年歲熟。  
但願得實行廢督與裁兵。波

羅密萊道明天晚上他也許要來尋我。我道這也當然的事。但他竟敢預先告諭。顯見他一定是有準備的。我們只等候他來好了。羅密萊道。正是我們也應當準備制他的計畫。我道不錯。否則他要來制我們了。羅密萊道雖然我們對於他的婚姻至今還沒有甚麼阻擋的舉動。我道你沒有寫信給密司蘭特勞麼。羅密萊道沒有。我道那樣。我們那個朋友禿斯卡大概已經寫過了。這事很明白。他一定寫信給密司蘭特勞告訴他。挨勃洛士伯爵的行為和已往的歷史。他在信尾上也許簽了R.T.兩個字母。密司蘭特勞把那信交給了他。的未婚夫。他一見R.T.二字便誤以為是你的羅密萊德雷富列的縮寫。因而發信給你。你以為是麼。羅密萊合唇噓氣。彷彿很詫異。沉默了一回答道。這固然很近事實。那禿斯卡在前天晚上在第來格餐館中瞧見了密司蘭特勞。隨即跟在後面查明了他的住址。他

蘭尙有中興日。究竟中國還非亡國民。大家努力奔前程。祇要私見消除知愛國。顧全道德與民生。希望民國何愁不太平。陽曆新年新希望。閒來唱於列公聽。莫笑妄言句不倫。

含犀霏玉軒筆記

律西

桐城某生性狡刻。父爲邑中老名宿。

△戒狂

斯蘭特勞信尾上簽著你姓名的縮寫字母。但不料你這兩個字母却和別一個人的姓名相同的。我說完。瞧瞧羅密萊。他仍舊背向著來客。禿斯卡果然立刻明白了。但臉上的紅色由深而紫。呆呆的立著。竟不說話。我見他這樣難堪的狀態。便道先生。你這一次到這裏來。果然得到了新鮮的消息。終算得不虛行了。他果然鞠了一個躬。輕輕謝了一聲。又向羅密萊偷瞧了一眼。就很不安的出去。羅密萊

這時我忙止住他道。快停口。因爲在這個時候。那禿斯卡忽也聞了進來。羅密萊旋轉頭去。好似不願意見他。禿斯卡操著生硬的語音。說道請原諒。我冒昧到這裏來。就希望關於挨勃洛士伯爵的婚事。上有甚麼新鮮的消息。我把方纔念過的那封信授給他。他緩緩讀了一遍。枯陷的面頰上忽然起了一些紅色。瞧著我們二人。問道我不很明白。我答道。我說給你聽。我們曾經假定你會寫過一信給密

斯蘭特勞。信尾上簽著你姓名的縮寫字母。但不料你這兩個字母。

却和別一個人的姓名相同的。我說完。瞧瞧羅密萊。他仍舊背向著

來客。禿斯卡果然立刻明白了。但臉上的紅色由深而紫。呆呆的立

著。竟不說話。我見他這樣難堪的狀態。便道先生。你這一次到這裏

著有夢梨花館詩文集行世。生幼年時曾受庭訓於詩古文辭，稍窺門徑。遂驕盈不可一世。稍長肄業滬西某校，考試輒冠其曹。尤覺目空一切，每見古今人著作，必恣意抨擊，不留餘地。同學范某為所侮者屢矣。思有以懲之。一日方伏案作書，見某生來急摺疊而藏之。某生固欲一觀，范若不得已者，出以示之。曰：「一時興到，信筆塗鴉，恐不堪汚尊目耳。」某生展視乃秋郊卽事七律一首，朗誦一遍，卽大肆譏評，謂某句類於春景，某聯勸襲。

旋轉來道謝。上帝他去了。我見了這個人，竟使我的神經震動起來。我把信還給他道：「雖然你終應當憐憫他，但明天晚上挨勃洛士伯爵要來還債。你想我們在那裏會見他？」羅密萊道：「我的古屋中如何？你應當記得我們的第一個仇人就在那裏會見的。」我答道：「很好。我們就到古屋中等他好了。」這樣看來，明天晚上那裏又有一齣怪劇出現了。

（未完）



## 一點鐘

鏡水生

一日清晨，柴霍夫在辦事室裏，倚着窗閒眺，忽見那管門的魏三引

古人某句似惡丐叫街。某句似凍狗。  
呻吟詼諧嘲謔意甚。自得范乃從容。  
笑曰此詩乃錄自夢梨花館集者。正  
擬勉步原韵。至於拙作。尙未及寫出。  
一字也。某生大慚而去。從此氣餒爲  
之少殺。

△懲妄

河南滎陽某鄉。比戶業農。不慕榮利。  
有宋姓者。守其先疇已數世矣。前清  
光緒中。宋翁幼子名紹家者。生而孱  
弱。父以其不勝。未耜姑令就學。年及  
弱冠。僅能成篇。及乙酉科鄉試。里正。

進一位婦人。年歲約摸在三十左右。還留着少年時候剩餘的美麗。  
不過神色沮喪。張皇得什麼似的。一進來就喊道。柴先生助我呀。這  
是多麼可怕的事呵。柴霍夫緩緩的道。你且坐下。定一定神再說。說  
着先在沙發上坐了。那婦人這才覺得自己張皇過甚。就在柴霍夫  
對面圈椅上坐下道。我是衛張氏。忽然的沒有攜帶名片。請恕我失  
禮。我這時給恐懼包圍了。自殺是多麼可怕的事。我最親愛的丈夫。  
竟在我面前自殺了。天呀。這真要嚇死人呢。柴霍夫道。且請把你丈  
夫自殺的原委說個明白。不要沒頭沒腦的隨口說着。鬧得人聽不  
清楚。婦人改換了語氣說道。我的丈夫衛大成。是個安分守己。守家  
私過日子的人。前幾天不知道那個天殺的使促狹。寄給他一封無  
頭信。叫他謹防一點鐘。其餘多是不可解的隱語。他接了這封信以  
後。就六神無主。驚惶失措。像有什麼禍事。立刻就要發生一樣。把我

來。勸人赴考。因使隨衆觀場竟得中式。報至之日。賀客盈門。衆請見其父兄。則方沾體塗。足力作田間也。次年入都會試。落第後。納費爲主事。觀政兵曹。紹家歸後。遂夜郎自大。視伯叔昆弟。均如奴隸。居家頤指氣使。諸姑姊妹。趨侍左右。鄉人亦以久不見官奉之。若神明無敢非議之者。每夜出必使其族伯某執燈前導。其鄉東偏有一僻地。素多鬼魅。過者往往爲其所祟。獨紹家屢經其地。一無所覩。尤大喜。自負謂其族伯曰。吾身爲朝廷。

從未見他用過的一柄手鎗。尋了出來。裝足子彈。鎮日價帶在身邊。門不出戶。不出正不知道。他鬧什麼鬼。問他又是一百個不睬。整整隔了一個禮拜。昨天他又接到無頭信。祇很簡單的叫他謹防一點鐘。於是他的憂懼更加厲害。差不多要發瘋咧。從下半天起。就關在書室裏。僕人固然不敢進去。我也祇在門外徘徊。從玻璃窗上偷的窺他。見他愁眉苦臉的坐也不是。立也不是的很難過呢。直到夜裏十二點鐘以後。他還是在書室裏坐立不安。請他吃東西。催他睡覺。任你喊破喉嚨。他老是不睬。再隔了一會兒。我實在忍不住了。推門進去。見他坐着。並不理會。我正要和他講話。自鳴鐘噏的敲了一下。這回他却真個發瘋了。立刻跳起來。對着我嚷道。你想謀殺我。嗚呼。嗚……說着舉起手槍就對我放。我給他嚇昏了。急忙爬在地下。不敢動彈。聽他連放幾槍以後。略略一停。又是一槍。他便砰的倒

命官自有百靈護佑。彼么魔小醜。自當遠避。汝亦蒙我福廕不少也。一夕。紹家因赴某婦私約。獨經其地。則見鬼火熒熒。圍繞不能前進。紹家猶恃故態。大聲叱之。隱隱聞林間有人笑。曰。今日正人不在。吾不畏汝矣。言時。瓦碟橫飛。紹家額破。血流踉蹌遁歸。蓋其族伯雖一鄉農。持身謹願。且平日更以孝聞。鬼之所畏固在此。不在彼也。或曰。鬼無形質。此必怨家藉以報復耳。

柴霍夫到了衛家。警署偵探長洪敏已迎了出來。道這裏主婦已告訴過我。說你就可以來。正在等你呢。柴霍夫忙問道。屍身檢驗過沒有。洪敏道。我祇約略看過。遵你的囑咐。並沒移動。于是一同到衛大

下手槍也摔在地下。再沒聲息。隔了一刻。我才敢把頭略略抬起來。偷偷的瞧他。却已血污滿面。自己槍斃了。我那時恐怖悲哀。混在一  
起。不知怎樣才好。祇得急喊僕人進來。一同守到天明。一面去報警署。一面親自跑來。請先生去偵查一下。他爲何竟給怪信嚇得自殺。却又准在一點鐘呢。柴霍夫道。檢查後總可以有眉目。你請先回屍身以及一切物件。千萬不可移動。把地名門牌留在這裏。我略停幾分鐘。准到衛張氏要了紙筆。把住址開明。就匆匆的走了。柴霍夫一樣應用的物件。急急上衛家去。

滬上人多地隘。租價日昂。往往數家共僦一屋。其直接向屋主承租而復將餘屋轉租與人者。俗稱之爲二房。東其轉租之價復昂於原值。故二房東自己名下可以不出房租。且有反得贏餘者。以故受授之際。恆須貼費。至數十百元不等。有沈某者。貧居某里。素業南貨。家口衆多。每苦入不敷出。見二房東之月有所餘。而羨之。苦無術。令其他徒。一日二房東偶談及前。居某處時。有鬼狐爲祟。不勝其擾。故徙居於此。以避之也。沈乃詳詢其

成死的書室裏。衛張氏也來看他檢查。柴霍夫見房子甚是寬暢。兩面全是玻璃窗。受光很足。却見北面窗上有兩塊玻璃碎了。屍身仰臥在地上。創在腦部。面目模糊。衣袋內祇有鑰匙名片等物件。就交給衛張氏。檢視手槍還是幾十年前很舊式的。放了四彈。再看彈所着的地方。一在門上。兩在牆上。再有一彈。當然是打在窗上。碎了玻璃的窗却有兩扇。柴霍夫問道。書室裏窗上的玻璃。在昨天晚上以前打碎過沒有。衛張氏答道。從沒打碎過。柴霍夫就開了窗跳出去。見庭心裏祇有中間是碎石鋪就花紋的路。四圍都是泥土。稀稀的栽着花艸。准對屍身的碎玻璃窗下的泥土。很顯的留着脚印。更在艸叢裏尋出一個新式手槍的子彈壳子。再尋脚印的去路。分明是從前面矮牆出去。柴霍夫縱身躍過矮牆。是一所很大的花園。園路上的脚印。容易辨認。跟着脚印走去。直到有棵大樹的牆根下。才看

狀而牢記之。數日後二房東之灶室或無故火起。或於釜中得一死鼠。夜半則聞鬼聲嗚嗚以泥沙洒牕。一如前居某處之狀。二房東以爲鬼狐追蹤而至。則又另謀他徙。自願不索費。依然當做自殺。不要把賊人驚走了。接着問衛張氏道。你丈夫生前令沈某承頂居然二房東矣。顧以鬼狐爲祟之說。遠近咸知其屋遂無敢過問者。空閒至數月。始得一外來之戶。貧而居之。然計算租值。則已不贏。反繙矣。其計雖巧。究何益乎。

不見柴霍夫見牆頗高。就拿隨身帶着的八寶鑰匙。開了園門。沿牆達到那露出大樹的地方。見有不同的腳印錯綜着。再一細辨。分明是兩個人的一路。往東北走。不多遠就是石子的街道。再沒什麼痕跡。就回到書室裏對衛張氏和洪敏偷偷的說道。這是暗殺案。現在依然當做自殺。不要把賊人驚走了。接着問衛張氏道。你丈夫生前可有什麼仇人。衛張氏道。他的底細。我也不知道。我嫁給他足足十年。沒見他出去旅行過。朋友又少。簡直連大門也不很出。我先前很怪他冷僻。覺得這樣呆板的生活沒趣。從前年有了個孩子。把我的寂寞也減少好些……柴霍夫截住伊的話道。不要愈說愈遠。你既不知道他的底細。怎會嫁給他呢。衛張氏道。我們倆的婚姻是憑媒妁之言的。當時祇知道他是航海發財的。後來所知道的也不過如此。柴霍夫道。那兩封恐嚇信在你那裏嗎。衛張氏道。接着這兩封

## 空無所有之名詞

瞻廬

△空無所有之身體名詞

拗霉頭之頭 轉念頭之頭 角色。

之角 角子之角 過日脚之脚

泣血稽顙之血 西皮之皮

△空無所有之水火名詞

貼水之水 怒火之火 慾火之火

△空無所有之器用名詞

老板之板 拋盤之盤 掉鎗花之

空無所有之名詞

信的時候。我適和他坐在一塊兒。所以瞧見。他把這兩封信寶貝似的藏起來。還叫我千萬不可洩漏出去。其實我不能和誰去說呢。我現在倒想起來了。要是早點請你保護他。還不致于送命呢。柴霍夫道。現在趕快把信尋出來。衛張氏道。這信大概總鎖在這寫字檯的抽屜內。就把屍身上檢出來的鑰匙。把抽屜全開了。也沒什麼秘密文件。祇找到那兩封信。柴霍夫看過。點了點頭。遞給洪敏。洪敏看了。仍交還衛張氏收藏以後。而洪敏問道。這信我實在看不懂。到底講些什麼。柴霍夫道。你且別問。同我一塊上一個好地方去罷。

兩人出了衛家。洪敏道。你到底邀我到那裏去。柴霍夫道。到義方街走一趟。洪敏道。上這冷僻的街做什麼。柴霍夫道。你莫管冷僻不冷僻。那條街上。你可知道有幾家旅館。洪敏道。至多不過十家。誰也不耐煩去住在那裏。兩人談着已到了義方街。柴霍夫一家一家的旅

一 瞞廬

三九

空無所有之名詞

→ 點鐘 四〇

鎗。銃手之銃。雙簧之簧。

△空無所有之鳥獸蟲豸名詞

叉麻雀之麻雀。吃鴉片之鴉。老  
撗之撗。雉妓之雉。埋虎之虎。

秋老虎之虎。吹牛之牛。拍馬之

馬。猪仔議員之豬。睍犧蟲笨死

蟲之蟲。蟻媒之蟻。蟹手之蟹。

△空無所有之植物名詞

掘木梢之木梢。敲竹樁之竹樁。

開花帳之花。起草藁之草。黃花。

閨女之黃花。荷花大少之荷花。

△空無所有之食品名詞

館都進去問可有兩個廣東客人住着。直到末了一家說有姓梁姓招的兩過廣東人住在十八號裏有兩個禮拜了。又問這兩位客人昨夜是否在一點鐘以後回來的。僕役去問值夜班的人說這兩位客人回來的時候大約在一點半鐘現在正酣睡着呢。柴霍夫就和洪敏跑到十八號房門口敲門。裏面的人驚醒了很不願意的問了一聲是誰。完全是廣東口音。柴霍夫道有要緊事面說呢。裏面一人才慢吞吞的起來開門。一見柴洪兩人就有些不寒而慄。忙說道兩位找錯了人咧。我和你們倆是素不相識的。柴霍夫微笑道沒有找錯。是衛大成請我們代找的。這人聽了面色大變却又立刻鎮靜下來說道誰認識什麼衛大成……柴霍夫却不得他申辨把手鎗捏在手內喝道須得檢查後再說。說着就踏進房內。叫洪敏把答話的一人鎮住。那睡着正要起來的一人也不許他動彈。自己就動手檢

滾蛋之蛋。糟糕之糕。吃醋之醋。  
揩油之油。

## 訪紅記

集雜誌報張名

野萃

星期日枯坐無聊。乃信步往快活林。

時已飯後。鐘正報三下也。余一入其境。胸襟大暢。林盡有紅屋。（紅雜誌第一次奪標小說）其中有屬人曰紅娘。吾之知己也。乃投刺訪之。已而紅娘出。笑而言曰。不見君且半月矣。

到僅有這一點……洪敏急說道。你怎知兇手是廣東人呢。柴霍夫

查。從皮包內尋出幾粒子彈。在袋內拿出衛家書室窗前拾得的子彈壳子一對。准是一樣。再把牀前擺着的鞋子。和檢查時勾下的一足跡比較。也正和兩種中間的一種相同。証據已確。就令牀上的一人穿着起來。洪敏在旅館內打了個電話招呼警察。這時那兩人祇恨恨的低頭立着。一會兒警察來了。將兩人上了手拷。押往警署。行李暫放在旅館內。柴洪兩人依然回到衛家。把兇手已緝獲的話告訴了衛張氏。伊真個感激涕零。謝不絕口。

兇手很快的捉住。洪敏原很佩服柴霍夫的敏捷。却不懂他從那裏推斷得這樣准。不免動問。柴霍夫道。我追蹤腳印的去路。是上義方街的。在深夜裏做了殺人的勾當。自然以藏身為急。決不會再遠道的。兇手是廣東人。初到此地。當然寄寓旅館。立刻把偵探範圍縮小。到僅有這一點……洪敏急說道。你怎知兇手是廣東人呢。柴霍夫

## 訪紅記

一 細點鐘 四二

別來無恙否。隨引余入庭中。多紫蘭。花片墮地。盈尺不除。及至其香閨。花影(快活雜誌號外)。橫窗清芬滿室。小婢獻茗畢。紅娘出其種種遊戲以娛。余見其遊戲世界所罕睹者。乃欣然請授。紅娘曰。此非易易。敏者亦須十日也。後忽悵然對余曰。世人高唱自由。談何容易。妾自嫁後。(紅雜誌第二次奪標小說)日常不快。活受此舊家庭鐸鏹。尙有生趣哉。余慰之曰。自今日始。余每逢禮拜六下午。即來與卿遣悶。何如。紅娘聞言。轉悲

笑道。你不見信上有着廣東土話嗎。洪敏道。你何以斷定他是初到此地。柴霍夫道。這個很容易明白。要是兇手久在此地的。不見得遲到現在才圖謀害。我看第一封信內。多是航海隱語。又攬着廣東土白。我也祇能懂得七八成。從信上講的。由我推測起來。兇手和衛大成的關係。大概是合夥兒航海爲生的。又曾在外國做過工人。後來三人一起發了橫財。衛大成却一人吞沒了。潛逃歸國。他們兩人自然有欲得而甘心之。找了多年。近來方知道他隱居在這裏享福。寫恐嚇信。原留着商量餘地。衛大成却急昏了。不想個法子。他們兩成正在發瘋開鎗的當兒。幾乎蒙混過去。當做自殺呢。

明天報上新聞所載的兇手供辭。正和柴霍夫所推測的相同。

爲喜曰。善。幸勿食言。勿方食言。余仰見晚霞絢麗。日已含山。乃匆匆握手。

### 冷（小說）

獨鶴

## 慈善之賊

何樸齋



魯賓在上海很做了幾件驚天動地的案子。他雖然是一個劇賊。可是他的黨裏却有最著名的三戒。什麼叫做三戒。就是戒殺。戒淫。戒劫掠窮苦的人。有時還要賙濟人家。所以社會上有一部份人。還說細又狠勻的雪花。慢慢的從天空中飄將下來。在有錢的人眼中看來。這般冬景倒也狠可賞鑒。但在窮人遇着這樣風雪。便差不多是催命符到了。那時節有一個年紀狠老的乞丐。倚在一所狠高大的洋房門前。索索。

機關報『不平聲』上面。登着一段很有趣味的新聞道。

城北徐公琰。將集資創辦養老院。已登前日本報。茲又有訪員報告。徐君擬募集二十萬元。爲建築及開辦費。刻奔走二月。蘊籌得

## 冷

的。抖個不往嘴裏。嚷道。冷啊！冷啊！他一面。嚷冷。一面心裏想着。我倘然能像車夫阿金這般戴着呢。小帽。穿着厚墩墩的棉襖。圍着車毯就好。了。無論如何大的風雪。也可以抵擋得過了。

車夫阿金坐在包車的腳墊上。候着他主人。候了許久還不出來。那風夾着雪。祇顧向他身上捲過來。他在拉車的時候。週身血脈都運動着。倒覺得熱烘烘的。可以和風雪一戰。如今是停着車在那裏喝冷風。却實在有。

## 慈 善 之 賊

### 四四

十萬元。尙少十萬元。聞徐君頗覺消極。今魯賓已允徐君擔任募集五萬元。徐君感謝莫名。如魯賓者可謂熱心慈善矣。

大家看了這段新聞。個個笑得前仰後合。道強盜發善心。這才是破天荒的慈善家呢。有一般神經過敏的。料魯賓又不懷好意了。說他這種狡猾。多分是垂涎那筆已經募得的十萬元罷了。

耀卿先生！隨緣樂助。多少寫一些罷。那個少年一壁說。一壁手裏拿了一本捐款冊子。目不轉睛的對一個老人望着。那老人笑道。公琰兄！不是我不肯答應你。因爲近來我在投機事業上。着實虧空了幾萬。簡直自顧不暇咧。公琰似乎失望。沉吟了半晌。又道。耀卿先生。你受了交易所的影響。那一個不知道。不過你經理的那家中華實業銀行。很爲發達。盈餘的數儘夠抵當所虧的數目了。今天請你就寫了一萬元。替你造福。耀卿剛要回答。僕人史槐忽然的遞進一

些受不住。登時滿口牙齒都捉對兒。在那裏撕殺嘴裏也嚷道：「冷啊！」一面嚷冷一面也心裏想道：倘我能像主人一般每逢出門身上都穿着皮袍罩着大衣還要圍着領巾戴上手套那就好了。無論什麼冰天雪地中都可以去得了。

阿金正想得出神忽然洋房的鐵門一響他的主人出來了。阿金亟忙讓他上車。他一面登車一面將大衣領又扯了一扯將個頭直埋進去嘴裏說道：「雪下得這般大了麼在裏面狠

張名片來。耀卿接來一看道原來實業銀行長李筱衡來了。回頭對公琰道：「今天累你空跑一趟。」簡慢得很。恕我不能奉陪了。說罷大踏步到會客室裏去會那個行長了。徐公琰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不錯！慈善事業原不是富人的事。窮苦人才肯盡力哩。」

過耀卿是上海有名的富商。他在風月場中揮金如土。可是在那社會事業上却一毛不拔。所以徐公琰創設養老院要想請他捐一萬塊錢他就沒口子回絕。還唱了一大遍的苦經。簡直可替一般守錢虧寫照。閒話休提。且說那天耀卿和李筱衡談了一回。不多時筱衡別去。耀卿回到辦事室。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忙把桌上的鎗按了一按。史槐推門進來。耀卿問道：「銀官回來了嗎？」史槐道：「想桂生去接了。」耀卿道：「現在已經四點半鐘。應該要回來了。你去喚桂生進來。」史槐答應一聲退了出來。不一回汽車夫桂生進來了。耀卿問道：「桂生！」

暖竟不覺得是冬天到了外面真有些吃不住好冷啊！他一面嚷冷一面又心裏想道像我做了個帳房一天到晚事情狼忙這樣風雪之中還要奔來奔去真是苦命像我老東家就好了穿着狐裘生着火爐密不通風的躲在裏面憑你如何天寒地凍他也受不着一絲冷氣哩

◆ ◆ ◆ ◆ ◆  
過了幾天那老乞丐正在洋房牆根下向陽捫蠅祇看見那帳房先生的包車又來了帳房先生原是天天來

你怎麼今天沒有到靈惠學校裏去接銀官回來桂生嚇了一跳道我在三點半鐘就開汽車去接的回來已經有一點多鐘了耀卿遲疑道往常回來後總來見我的今天我却沒有看見你到他房間裏去喚他來吧原來銀官每天回來後喜歡房間裏清靜就在房間裏溫習功課桂生和史槐出來先到銀官的房間裏去一看那房門虛掩着裏面空無一人二人又到別處去找尋了半天連個影子也沒有只得來回報耀卿更加氣憤對桂生道到底你去接他回來沒有你要扯謊須提防着立刻攆你出去桂生戰兢兢道天可憐見我要扯謊不得好死……耀卿叱道誰耐煩聽你賭咒這時史槐叉着說道或者銀官回來後又出去了也說不定咧耀卿也不言語停了好一回耀卿才大聲說道還不出去打聽有好消息立刻來報我二人抱頭鼠竄的出去了這時電燈已經來了耀卿獨自一個在辦事室

的。不過這一天的車夫，却不是阿金。另換了一個人了。那老乞丐也狠喜歡多說話。等那帳房先生進去了，便問那車夫道：「阿金今天爲什麼不來？」

那車夫道：「阿金連日受了些寒。昨晚回去便病倒了。教我代他做幾天替工。老乞丐一聽，暗想着他穿得狠暖，怎麼他會受寒？」

又過了幾天，老乞丐依舊倚在洋房門前，却見車夫阿金獨自一人匆匆的走來，手裏拿着一封信。老乞丐便又笑着說道：「阿金哥，你病好了麼？」

裏等銀官的消息。但是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他整整的等了一夜，仍舊不見銀官的蹤跡。讀者可知耀卿只有這個兒子，今年還剛十六歲。耀卿疼愛得什麼似的。現在失蹤了，真心痛如割咧。

第二天早上，耀卿打電話到靈惠學校裏去，那邊回答說：「昨天放學後，直到今天還沒有來校。」耀卿急得沒了主張。倒是史槐想出個計較來了。道：「看來有些蹊蹺。不如去請偵探吧。」一句話提醒了耀卿。他就立刻寫了一封信，還拿了張名片，給史槐道：「你去請鮑爾文先生來吧。他的住址似乎在華盛頓路。你去打聽一下就得了。」史槐答應出去。耀卿又喚桂生進來，問道：「你接銀官回來後，看他到什麼地方去的？」桂生道：「我接他回來後，看他一直到房間裏去的。這時剛有一個人拿了一本冊子，向先生說話呢。後來我因爲要收拾汽車，就也沒有留意。」耀卿想了一想，又問道：「往常他回來後，可要獨自出去嗎？」

日不見了。阿金也笑道。多日不見。今天碰着了。應該給你幾文。說着便從衣袋裏掏了三個銅板給他。老乞丐接了。千恩萬謝。一面又問道。你今天

爲什麼不拉車子來。阿金道。說也湊巧。我纔好了。我主人倒又病了。總是天氣冷的不好。一個不小心就要受寒。生病說完。自推門進去了。老乞丐聽了。着實呆了一呆。暗想他主人穿着這許多衣服。還會受寒。生病那麼像我……老乞丐想到這裏。也不忍再想了。祇仰首向天。望着歎了一聲。

華盛頓路七號半私家大偵探鮑爾文正在辦事室裏和助手查士特閒談。忽然門鈴響了。不多時。屈爾生遞進二封信來道。一封是郵局裏剛才送來的。還有一封是有一個人親自送來的。他自己說是叫史槐。現在還等在外面呢。鮑爾文忙把史槐送來的信拆開看了。一遍。對屈爾生道。你叫他先回去。我隨後就來。屈爾生答應出去。這時查士特坐的地方。離開鮑爾文約摸有五尺光景。所以耀卿的信。他還沒有看見。就問道。鮑爾文先生。可是又有什麼案子了。鮑爾文笑道。可不是嗎。我們這幾天沒事。又要運用腦筋呢。說罷。把耀卿的

唉！

又過了幾天。那平時靜悄悄的洋房。門前忽然熱鬧起來了許多人奔進。奔出便是那帳房先生和車夫阿金。也夾在裏面忙個不了一會兒。又有。人拿了許多白布送進去。一會兒門口又紛起白彩牌樓來。那多管閒事的老乞丐更忍耐不住了。便又找着車夫阿金問他。洋房裏面到底。是死。了。什麼人。了。照這樣子。是像個辦大喪事的光景呢。阿金點點頭道。他家。老太爺就是我主人的老東家。昨天。

信遞過去。查士特接了細瞧。正瞧得出神。猛然聽得很大的蹠腳聲。

查士特老大的吃了一驚。忙抬頭看鮑爾文時。却見鮑爾文手中拿。了那第二封信。神色大異。面上筋肉都暴漲起來。查士特摸不着頭。腦。問道。怎的。鮑爾文也不回答。又狠狠的跺了一脚。把手裏那封信。搓成一團。順手拋在地上。查士特俯身拾起那個紙團。攤開來念道。

鮑爾文先生！一過耀卿失子案。汝可置身事外。切莫干涉。否則定有相當對付。汝其慎之。特此警告。

魯賓

查士特看罷笑道。這算什麼。值得這樣氣憤。難道就畏懼他嗎。再抬頭看時。却不見鮑爾文。查士特正在詫異。却見鮑爾文忽忽的進來。

道。查士特！我已叫吉平預備車子出發。你快和我一同到紫石路過家去罷。

耀卿打量那個大偵探鮑爾文時。見他身體頑長。穿了灰色呢的西

死了。忙着後天就要出殯哩。老乞丐道。我前天看見有一部汽車來。說是請的醫生來替老太爺看病。怎麼昨天就死了。死得好快呀。到底是什麼病。阿金道。年紀大的人究竟紮不起。聽說他起病的時候。醫生來看。說不過是受了些寒。不妨事。不知怎樣。祇有一天功夫就死了。老乞丐驚道。像他這樣躲在洋房裏面享福的人。也會受寒麼……一句話還沒說完。祇覺一陣冷風猛吹過來。將他身上的破衣破袴吹得像秋林落葉一般瑟

裝神采奕奕。兩目生光。他後面的一人。也是精神飽滿。忙請他們坐了。鮑爾文指着查士特道。這是我的助手查士特。就替他們介紹了。又道。請你把令郎失蹤以前的情形。詳細說給我聽罷。耀卿道。小兒銀官在靈惠學校肄業。每天上學放學。統有我自己的汽車迎送的。昨天午後。因為有人來同我談話。直到晚上。不看見銀官。才問起來。據車夫桂生說。在三點半鐘去迎接他回來後。看他一直到自己的房間裏去的。但是到間房裏去一找。那裏有他的影蹤呢。鮑爾文道。桂生用了幾時了。人可誠實嗎。耀卿道。桂生在這裏已有三年了。人極可靠。做事也很認真。鮑爾文沉吟了一回道。讓我們到令郎的房間裏去一看。耀卿就領了二人。經過藏書室。貯藏室。浴室。一直到銀官的寢室裏。鮑爾文留心偵察。看見臺上有一個皮包。想來就是書包了。但是已開着。臺上却有一冊英文書。再看那隻藤椅。已歪在那

瑟的飛舞。他連忙咬緊牙齒，攢着眉頭，拚着一股勇氣，將那陣冷風抵擋。住了風過了之後，他又長長的歎了一口氣道：唉！

### 余叔岩朱琴心

打泡之三夕

#### 醒民

叔岩此次來滬，打泡戲碼爲瓊林宴。殺家罵曹，原擬首夕往聆，適爲友人所邀，適於三夕抽閑觀其罵曹。覺叔岩嗓音不亮，視前更遜，新下海之朱。

到了客室裏，大家坐定。耀卿在袋裏摸出一隻煙匣來，拿出三支大聯珠紙烟，把二支遞給鮑爾文和查士特，各點着了火。鮑爾文呼了幾口，才慢慢的說道：耀卿先生，令郎很安寧，毫沒危險，請放心罷。耀卿道：怎麼知道？鮑爾文道：現在把我偵得的意思，說給你聽罷。令郎回到臥室裏，正開了書包，拿出書來。這時賊人早已預先躲在房裏。

琴心扮相殊少丰致做作亦欠自然。恐難合滬人眼光。心理結果如何實難逆料。姑就余個人意見爲之評論如下。

高秋蠶之百花亭 秋蠶噪閣而低。  
且不善用。故毫無韻折。扮相亦俗鼻高目陷。類西方美人。無怪獨鶴君驚爲奇醜也。出場不抖袖。觀魚觀燕。無身段。猶憶小翠花於靠欄杆時。有一折腰。既迅捷而美觀。足令人叫絕。特非高秋蠶所能夢見耳。二場之軟腰。臥魚亦欠工夫。未有特長。跑圓場竟。

從後直撲上去。扼他的喉嚨。他自然要掙扎。所以衣上鉗子。落在地上。後來他力不能支。被賊人拖了過來。所以他坐的籐椅也跟着轉了過來。這是很顯明的。……耀卿道呀！那末銀官一定被賊人劫去。……或者有性命。……鮑爾文截住他道。令郎果然被劫。但不妨事的。你想倘然賊人要仇殺。儘可當場處置。何必刦去呢。我的所料不差。這案子不過是一種勒贖罷咧。查士特也說道。我也這麼想。但是這賊人膽敢在白晝到人家的臥室裏。明日張胆。把人刦去。一定是個富有冒險性質的劇賊。鮑爾文拍手道。可不是嗎。這案除了魯賓。……說到這裏。史槐忽忽的推門進來。道剛才有一個人。……似乎不是郵差。他授給我一封信。耀卿接來。看封面上。明明寫着。「過耀卿先生啓。」幾個字。疾忙拆開來看時。上面寫着。

耀卿先生！令郎在此。甚爲舒服。不必掛念。請即刻至徐公琰處。

如武旦走邊奇形怪狀不敢逼視做  
作嫌碎煩又無醉態有盛稱其醉酒  
爲得意之作不知何所據而云然秋  
蠻視劉小衡較少討厭之處而其不  
能開竅則同一蠢笨不堪造就也

朱琴心之棒打薄情郎 琴心身材  
瘦削體態尚佳惜無丰韻減色不少  
不登寸子亦大缺憾臉帶愁苦欠媚  
媚活潑以姿色論中人以下者耳珠  
翠滿頭裝束過奢不似小家碧玉又  
易其椅被桌圍煥然炫目（小梅雖  
亦有此舉但唱武家坡汾河灣等劇。

### 余叔岩朱琴心打泡之第三夕

捐助養老院經費五萬元。須署明魯賓經募即當送令郎安然回  
府事關公益幸勿遲疑。

華盛頓路七號半魯賓啓。

耀卿看罷就把信遞給鮑爾文。一壁走出客室恰巧史槐走過來。耀  
卿就問道你剛才去請鮑爾文他的住址是幾號門牌史槐道華盛  
頓路七號半。耀卿不等他說完疾忙回進客室輕輕的在抽屜裏拿  
了一支手槍對鮑爾文大喝道呔！大胆的強徒敢在我的面前施  
弄狡猾快快受縛這時鮑爾文和查士特正在議論那封信的突兀。

忽然看見耀卿這種奇特的行爲簡直出於意料之外鮑爾文帶笑道我明白了你可是看了這封信上的住址就疑心我是魯賓嗎嘻  
易其椅被桌圍煥然炫目（小梅雖耀卿先生！你不要上魯賓的當呀！耀卿仍舊高舉了手槍說道

必不用之。揆諸情理實非所宜。豈琴心初下海即染此種惡習耶。嗓音尙清而氣弱。音單不敷。所用操京白。猶圓熟純粹。南人以票友能臻此境。總算不易唱做之間。不免矯揉做作。難脫票友格式。就全體而言。自當推做表稍佳。然亦碌碌無所表見。當墮水遇救。忽易褶子。人在水中。萬無更易衣服之理。不識琴心別有見解否。一段二六詞句冗長。唱腔身段做作氣過重。令人難受。摔打時。神色亦無可取。琴心今既正式下海。須於實

戒。這回又想來欺我。那一個必定是你的同黨了。查士特忍耐不住。大聲道。你既然疑心我們是賊黨也好。你去喚警察來拘捕我們便了。鮑爾文道。這樣罷。我現在有一個很充分的證據。可以證明我不是魯賓耀卿道。你且說怎樣證明。鮑爾文就在袋裏摸出一個摺子來遞給耀卿道。你看了這個摺子就可以明白了。耀卿接來一看。原來是一個銀行活期存摺。上面寫着第一萬三千七百十號。鮑爾文存銀二千元。他看罷了。仍舊還給鮑爾文。鮑爾文笑道。今天可巧我這銀行存摺帶在身邊。現在你的疑心總可消釋了。一壁就把存摺袋好。查士特也笑道。我原想到警察局裏去走一趟。串一齣滑稽劇。也很好頑的。證明他則甚。這時耀卿已袋了手槍。莊重說道。你當真是鮑爾文先生。現在也不必相煩了。因爲我起初不曉得銀杏的蹤跡。急得什麼似的。現在銀官已有了著落。不要說區區五萬元。就是

藝上追求不宜專務浮虛。若長此以往，縱不能似趙醉梅之墮落，恐尚難與黃潤卿比肩也。王拴子之金老大，白口之清神情之佳，斬輪老手吾無。

間言去莫稽者爲亦舞台班底小生。呆若木雞不善做作此角。北方首推陸杏林，南方則數李桂芳。餘外演者皆不足觀也。

余叔岩之罵曹，自老譚逝世，叔岩駿然有代執牛耳之思，而輿論界之推崇，亦莫不謂已能盡譚氏之學。譚王繼席，舍此莫屬。際此人材零落，之

十萬元也願意答應他。所以也毋須偵探了。鮑爾文沒精打采的說道：你既然依着魯賓的話去捐款，我們也不能阻止你。但是拘捕盜賊是我們的責任，不能儘放著他橫行的各行其事便了。說罷和查士特出門上了汽車，風馳電掣的去了。

鮑爾文在汽車裏對查士特道：魯賓這廝委實利害。他阻止我們不得，便弄這狡猾。這回我們又失敗了。查士特道：我看耀卿已懾伏他完全依着魯賓的話去做了。我們不如暗暗追蹤耀卿，看魯賓怎樣送銀杏回來，定可懂得魯賓的巢穴。鮑爾文隨口答道：這法子很好。但是……不料這時聽得哎唷一聲，汽車猛然停住。他們險些兒跌出車來，又聽得吉平呼道：不好！輒死人了！一壁已走下車來。二人也一躍下車看時，汽車前面早躺下一個白髮龍鍾的老婆子。鮑爾文這一驚不小，忙把老婆子扶了起來。查士特幫着呼喚。好一回。

候。若叔岩之學力造詣固未可厚非。不過限於天賦不足致老譚奇突之腔往往不能從心所欲。有謂其變化老譚成規自成一家者何善於解嘲也。但今日菊部闢珊後起無人則謂叔岩卽老譚替人亦無不可。叔岩疵病在蹙眉揚面火氣稍甚而演罵曹叔岩卽老譚替人亦無不可。叔岩疵病在蹙眉揚面火氣稍甚而演罵曹叔岩卽老譚替人亦無不可。叔岩疵病在蹙眉揚面火氣稍甚而演罵曹叔岩卽老譚替人亦無不可。叔岩疵病在蹙眉揚面火氣稍甚而演罵曹叔岩卽老譚替人亦無不可。叔岩疵病在蹙眉揚面火氣稍甚而演罵曹叔岩卽老譚替人亦無不可。

那老婆子才慢慢的醒回來。鮑爾文問伊怎樣。老婆子發出墮而且低的聲音。斷續說道。不妨……事……不過……覺得……頭昏。鮑爾文看伊沒有大傷。才放了心。柔聲說道。你住在什麼地方。可要坐我的車子送你回去麼。老婆子搖手道。不！我不慣坐汽車的。可替我叫一輛人力車吧。鮑爾文就叫吉平替伊喚了車子。鮑爾文摟伊上了車子。並且替伊給了車錢。然後向西一直拖去了一壁。鮑爾文就問吉平道。怎麼惹下這禍來。吉平道。我開足機輪。往前直馳。不隄防刺斜裏衝出這個老婆子來。幸虧我停車得快。要是慢一點。這老婆子就沒命了。查士特道。真險呀。這時已上了車子。重復開駛。不多時到了華盛頓路寓所。鮑爾文走進了辦事室。坐定。想從袋裏摸紙烟匣出來。剛伸手到袋裏。忽然呼道。呀！那個銀行存摺到那裏去了！查士特道。你莫放在別隻袋裏去了。鮑爾文又尋找了好一回。

永有味（相府門前殺氣高）一段。  
快板於殺字使一小腔清峭動聽。發笑時之神情最妙。念白尤佳。二場搖板。（適才與賊一席話）話字擬使一戛調惜爲喉音所累。不能拔高。叔岩嗓無亮音。美中不足。諸如此類。快板（韓信昔日受胯下）流利圓潤。字字送入吾耳。尤以（也落得罵賊名兒揚天涯）落腔更饒神韻。罵曹時以第二段二六爲清勁。如（我）字。（柯）字（自揣摩）（罷罷罷）（心頭火）等唱腔。善於頓挫。舍聽老譚外。

連各隻衣袋都翻了過來。仍舊沒有找到。他尋思了好一回。忽然醒悟道：對了！查士特急問道：怎麼鮑爾文大聲道：我們又中了賊的奸計了。我的銀行存摺一定被那老婆子偷去了。你道那老婆子是什麼人？查士特拍手道：真的不錯。那老婆子不是魯賓的化裝是誰？過耀卿等鮑爾文去後。立刻到城北徐公琰那裏去捐了五萬元。回到家裏。剛踏進閱報室。猛然看見臺上有一張字條。看時上面寫着五個字是「注意貯藏室」。耀卿看了。心裏疑惑。忙喚史槐問道：這裏有人來過嗎？史槐道：並沒有人到這裏來。耀卿也不再問。從抽屜裏拿了鑰匙。又叫了桂生。蜂擁的走到貯藏室。開了鎖。推門進去一看。咦！那個失蹤的銀官。繩細索綁的縛在椅上。嘴裏塞了棉絮。他們就七手八腳的把他解下來。拿去了棉絮。不過從昨天到現在。已過了二十點鐘。所以神志昏迷。他們把他抱到寢室裏。安放在床上。把白蘭地給他喝了。不一回。才慢慢的醒過來。耀卿就問他昨天被

未有工妙若此者。叱張遼詞中有（  
混賬王八蛋你是個什麼東西）固  
本諸老譚而粗鄙俚野不可爲訓。擊  
(夜深沉)鼓爲特製能分五音。手  
腕敏妙鼓板工穩尤能副金聲。玉振。  
贊語也。總之叔岩學譚縱於精深博  
大之處未能一一盡窺。堂奧然老譚  
既作古人地乏硃砂赤土爲貴亦不  
得不聽。叔岩聊過夙癮所惜叔岩喉  
音已敗即使再下苦工求至老譚神  
化之境始終無望矣。

隔了一天鮑爾文和查士特到耀卿家裏。打聽銀官的消息。耀卿把尋得銀官的情形告訴了他們。又拿出一份不平聲報紙來給他們看。鮑爾文對查士特道。你把那段啓事讀出來罷。查士特拿起報紙念道。『收到過耀卿大善士捐助洋五萬元。鮑爾文大善士捐助洋一千元。併此誌謝。(以上皆魯賓經募)養老院籌備處徐公琰啓。』查士特讀完鮑爾文道。我那一千元他只捐去了一半。耀卿也說道。我捐了五萬元。還陪上一隻鑽戒呢。查士特笑道。這才叫賊不空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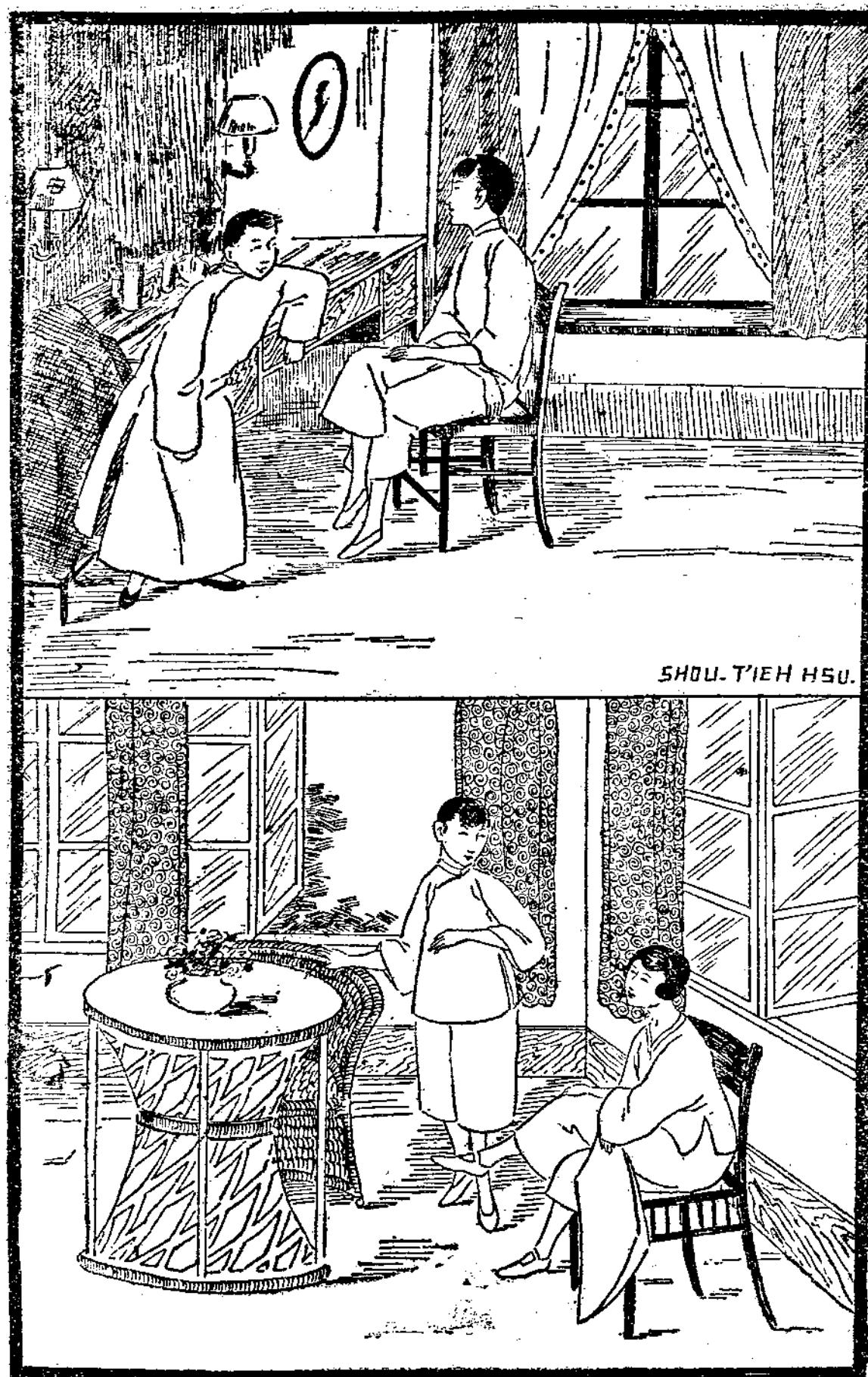
第二十四回

申舞臺拆白演戲

黃公館點婢裝腔



第二十四回 一申舞臺拆白演戲 黃公館點婢裝腔



#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 第二十四回 申舞臺拆白演戲 黃公館點婢裝腔

原來果然不出伯端所料。桂英的尸體居然被人發覺。楊伯端謀財害命這段故事頓時傳遍春申江上。阿生阿方兩個乃是親手自造之人。豈有不觸耳驚心的道理。他們打聽得伯端並未被捉。還想等他來商議商議進止。不意連等數天。毫無消息。外間的風聲却一天緊似一天。報上畫形圖影。登着賞格。訪拿楊伯端。料他已出了碼頭。不然一定有信息來給他們的。此時阿生大為後悔。對阿方說。早知如此。就不該幫着阿楊幹這件事。現在別的不怕。只愁阿楊被捉之後。咬出你我。豈非性命交關的事嗎。阿方搖頭說。你這人真是婦人女子的脾氣。事體既已

幹了還有什麼擔心事的道理。況且阿楊也不是呆漢。未必就被他們捉住。即使捉住了。想他男子漢大丈夫一身作事一身當是他自己起的意也不見得一定要咬出你我來呢。怕他則甚。阿生聽他這般說。果把一肚皮心事丟却大半。又隔數日。阿方對阿生說。要回鄉下吃喜酒。少則三五天。多則一禮拜。就好出來的。阿生教他早去早來。有什麼事我們兩個人可以商議商議呢。阿方答應不錯。我吃完喜酒。料理料理家事。馬上就要來的。阿生信以為真。豈知阿方吸煙人。大有心計。誠心背着阿生逃走。他倒不爲別的。曉得事情犯大了。遲早必有破案的日子。自己走雖走行蹤決不能讓第二人知道。恐怕言語不小心洩露出來。就有線索可尋。非同兒戲。倘若事前告訴阿生。知道他膽小怕事。一定要跟我同逃。究竟兩個人多一張嘴。闖禍也容易。所以守口如瓶。毫不在阿生面前露出分毫消息。可憐阿生還當他真個爲吃喜酒而去。天天盼望他回來。豈知等待多時。阿方不回。

來却來了幾個巡捕包打聽將他抓入捕房方知道伯端已在別處吃捉解回上海咬出他和阿方同謀阿方知機的先得脫身自己祇可與伯端雙雙入網現在他雖然知道上了阿方的老當可惜已來不及了這件事證據確實無可諱飾只一堂就定了案歸入盜匪範圍懲治將他兩個解往軍政衙門執行鎗斃祇便宜了阿方一人鴻飛冥冥不知所往上海各戲館於是將這件事添頭畫足編成戲文此倡彼效大有傾國若狂之概在這時候一班看戲的人比較情節說要推申舞臺的佈景最好扮楊伯端的一角也恰稱拆白黨身份這風聲傳進張大小姐耳內也想賞鑒賞鑒這舞臺上的拆白黨是何人物那天特地定了間包廂邀請孔家大太葉家奶奶梁家小姐和李家少奶奶帶同才寶使女還有個隔壁弟弟乃是臨時加入的因大小姐定一間包廂本有七個人可坐現在算算祇六個人沒別的客請了纔想起這隔壁弟弟命桂寶喚他過來一同前去看戲孔太太等和

這弟弟都是初會。看他也不過是個十五六歲的小孩子罷了。却生得面如傅粉。齒白唇紅。對着人也羞羞縮縮。很有些女孩兒的模樣。孔太太見了大奇。私下打聽才寶說。這弟弟是你家什麼親戚。怎的從前沒有聽得你家小姐談起。才寶笑了一笑。說少停我告訴你罷。孔太太更覺納罕。看看這弟弟。着實嬌滴滴。令人可愛。心中頗歡喜。他意欲喚他來。問問姓名。又恐張大小姐不願意。不過自己的年紀。差不多有兩個弟弟。可以生養了。料他不致錯疑到別上頭去。正想開口。却巧大小姐招呼他們動身。祇可將話打斷到了戲館。無巧不巧。這弟弟又和孔太太坐在挨肩。那時孔太太再也忍耐不住。對他笑了一笑。問他姓什麼。弟弟聽說未曾開言。先已臉紅過耳。半晌方和蚊子進甕似的。哼了一個字。孔太太聽不清楚。再問他。可被張大小姐聽見了。代他回答道。他乃是我們隔壁黃公館的弟弟呢。還新近搬來得不多幾時。無怪你不認得他了。孔太太聽了。方知是他的。一個新。

隣。但何以口口聲聲稱爲弟弟。這又未免令人難解。難詳了。幸虧這時候戲臺上。他們所注意的楊伯端出了場。看客們精神都爲之一振。孔太太也不由聚精會神的看了。戲沒心思再轉別的念頭。原來這扮楊伯端的非別就是從前唱新戲的那個王漫游呢。張大小姐見了他笑着說這人的底細我都知道。辦過男堂子。辦過官太太。哄人錢財。敗人名節。生平的惡跡恐怕比戲中的楊伯端還勝過幾十倍哩。現在教他扮這角兒只是小試牛刀。但不知他們後臺老板怎想得出派他做這個拆白黨。實在比對着和尚罵賊禿還要利害呢。衆人聽了都笑。大小姐偏有這許多插科。其實像漫游這種人本靠着哄騙婦女吃飯。你教他不如此。豈不絕了他的衣食飯碗嗎。大小姐聞言對那弟弟一笑。道。弟弟你若上臺唱了戲。一定有許多女人愛你大可搶得王漫游的生意呢。說得衆人都笑了。弟弟却面紅耳漲低着頭。大有恨大小姐取笑他的意思。大小姐見了慌忙剝橘子哄他。弟

弟也不開懷。可憐大小姐無心一句話。足足陪小心到散戲館時候。方喚得弟弟歡喜了雙雙携手出來。這幾人中。祇葉奶奶自己有汽車來時。都搭了他的車來去時。自然老實不客氣也。趁他的車去了。幸虧車子大。還不覺十分擁擠。葉奶奶忽然興起要邀衆人到他家吃半夜點心。孔太太是個極肯附興的人。第一個答應說好。梁小姐還未出閣。本是個自由之軀。李少奶奶素來不受丈夫管束。這二人也都答應了。惟有張大小姐平日從沒一件事不隨他們的興。今天忽然回說身子有些不爽快。改日再來罷。葉奶奶還欲相邀。孔太太對他擠擠眼睛。葉奶奶不做聲了。叫汽車夫先送張小姐回轉公館。到門首停車放下張大小姐才寶和那弟弟三人。然後始開回自己公館。這時候他們一路上可不免大發議論。葉奶奶先問孔太太。你對我擠眼睛是何緣故。孔太太笑說。你怎不看看顏色。張家平日應酬姊妹們。何等遇到你不曾題他做外交總長麼。今兒不見他祇顧和那弟弟。

說。話。還。睜。過。我。們。一。睜。嗎。連。他。自。己。做。主。人。都。忘。却。了。這。教。做。心。不。在。焉。那。裏。有。  
工。夫。往。你。家。吃。半。夜。飯。自。然。急。於。要。回。家。去。了。所。以。我。使。眼。色。教。你。不。必。枉。勞。唇。  
舌。就。請。了。他。也。未。必。肯。去。呢。葉。奶。奶。笑。道。你。這。許。多。年。紀。還。愛。管。別。人。閑。事。我。倒。  
上。了。你。的。當。就。邀。那。弟。弟。同。去。也。有。何。妨。但。這。弟。弟。何。人。我。倒。不。曾。聽。他。說。起。  
適。間。不。知。他。怎。樣。告。訴。你。的。孔。太。太。隨。將。張。大。小。姐。對。他。講。的。幾。句。話。說。了。並。自。添。  
一。個。批。評。道。新。搬。來。的。鄰。舍。如。此。親。熱。其。中。必。定。有。個。緣。故。呢。葉。奶。奶。還。未。回。言。  
梁。小。姐。岔。口。說。那。天。桂。寶。到。我。家。來。也。曾。講。過。這。一。段。事。說。他。家。隔。壁。新。搬。來。的。  
黃。公。館。有。個。少。爺。大。小。姐。常。招。呼。他。來。家。玩。要。黃。家。的。老。爺。很。不。贊。成。要。寫。信。到。  
北。京。去。告。訴。我。家。老。爺。這。是。下。人。口。中。傳。出。來。的。話。大。小。姐。還。糊。裏。糊。塗。他。們。知。  
道。了。都。不。敢。講。要。教。我。去。勸。勸。他。奈。他。瞞。着。我。們。令。我。也。無。從。開。口。呢。葉。奶。奶。等。  
聽。了。都。嘆。息。無。語。不。意。今。夜。他。們。在。汽。車。中。講。的。話。到。明。天。都。被。張。大。小。姐。知。道。

了。乃是李少奶奶搬的是非。他自以爲和大小姐交情很好。別人講他壞話。自己理應去告訴他。所以次日就一本誠心的到張公館來告訴他。這些話豈知馬屁剛拍在馬腳上。皆因張大小姐自信和黃家少爺要好。這件事十分祕密。沒人曉得。現在聽李少奶奶來揭破他的隱祕。雖然是別人講的話。他却連告訴的人也。都恨在心上。當着面就露出一種陰陽怪氣的神色。李少奶奶觸了一鼻子的灰。回去待他走後。大小姐咬牙切齒對才寶說。你看現在妹妹淘難軋不難軋不干他們的事。偏要他們顛來倒去。不知有什麼好處。從今以後我罰咒也不去結交朋友。決和這班人斷絕往來了。才寶原是個玲俐丫頭。聽主人意旨如此。也就順着他。他的口氣說了幾句話。大小姐更爲着惱。教桂寶快請黃家少爺過來說我有話同他講呢。桂寶領命。賴洋洋的走出房來。原來大小姐輕輕一句話。在桂寶却是。一個很難的難題目。皆因爲所說這隔壁黃公館的老爺年過半百。祇此一子。

名喚世勳。今年纔只一十六歲。相貌固然生得十分齊整。黃老爺夫婦也當他心肝活寶似的看待。常年聘請着教書先生在家。趁少爺高興時候。念他三行五行。不高興時候就放那先生的假。彼此各幹各的玩。意見在先。少爺大門都一步不出的。在家玩要。也不過同婢女們。頑頑娘房中走走。或者堆假山。踢鞦子。諸般消遣。也不讓他見外客。所以遇着陌生人。他就要面紅害羞。自從搬到這裏來之後。進宅那天。依着上海規矩。須要分派饅頭糕給鄰舍人家。世勳偶然興起。忽欲跟着娘姨同往分送。他父母自然沒阻擋的道理。這樣一家家走到張公館內。可巧那時候恰值大小姐和少雄絕交之際。在家異常納悶。肝經火旺。房間內也不歡喜。坐了常到樓底下來叱奴罵婢。正當他發火的時候。黃家送饅頭糕前來。大小姐一眼看見了世勳。彷彿火遇着水一般。模樣祇覺眼前冒煙。那裏還使得出一些火性。平常他眼睛生得最高。底下人沒有一個被他瞧得起的。今番特別客氣。

請他們坐下吃茶。問起世勳知是他家的小少爺大小姐便執着他的手問長問短。世勳雖然怕陌生但見大小姐這般齊齊整整嬌嬌婷婷花團錦簇一個香人兒似的美貌姑娘同他講話。究比遇着濃眉毛長鬍子的男客們容易合攏幾分。大小姐又命人拿出許多從前買着預備留給少雄吃的外國糖給世勳帶回家去。並說要將他拜給自己娘做過繼兒子。世勳沒答應他倒弟弟弟弟的叫開場了。這天世勳回家告訴他娘老子隔壁張公館的小姐待他多麼好可憐這時節黃老爺夫婦還新遷到此那裏曉得張大小姐的能爲和名望以爲公館人家必係清清白白的小姐。況且他們溺愛兒子聽得有人歡喜他兒子豈有不洋洋得意的道理。所以第二回聽張公館來請少爺過去玩玩他就立即教人陪着過去了。世勳也極願意到大小姐這邊來倒並不是爲着有好的東西給他吃的緣故。因他覺得大小姐衣上有股香氣和他娘那裏用的香水是不同的聞着了也異。

當舒適說不出其所以然。祇覺一心想到了他這裏來罷了。於是連念書的心思也沒有了。大小姐不請他有時也自己過來玩要久而久之不但功課荒廢神情也頓然爲之一變。那教書先生自然不敢告訴主人這些話。但黃老爺自己也覺兒子太非昔比怎的一心想着外面與昔日一天到晚常在眼前判若兩人。問他在那裏沒一次不回報在張公館玩要。黃老爺想張公館有什麼景緻怎的如此好。頑一打聽方知就是那位小姐陪着他呢。黃老爺聞得這句話不由直跳起來。他也曉得孤男寡女常在一起決沒好事。幹得出來心中雖欲禁阻無奈兒子從小到大一向縱容慣了。要什麼尙且不能違拗。何況跑慣的地方一旦要教他不走談何容易。沒奈何只得設法糾他在家裏偏偏張家還時常打發人來請。世勳前去黃老爺無力阻擋。兒子又沒法擺佈。張大小姐祇可拿他家來人出氣。看見了不是瞪着眼睛就背後說句冷話以致張公館的用人奉差到黃公館來。

都當做出使敵國一般視爲畏途。桂寶自然也會觸過煤頭。所以此番大小姐差他去請黃少爺前來。他可沒平時奉使往什麼人家送禮去那般高興。賴洋洋的走了出來到黃公館後門口探頭張了一張。看見飯司務阿胖正在裏面殺鷄。桂寶喚他一聲。喂你家老爺在樓上還在樓下。阿胖最爲慾性。聽桂寶沒叫他名字。不由動了氣。抬起頭看了他一眼。也不做聲。仍舊自顧自開膛破肚。桂寶大怒說。你這人耳朵敢是聾了。爲什麼對你講話不做聲。仍舊阿胖仍不開口。桂寶倒也不能奈何。他賭氣不打聽他老爺在不在了自己闖將進去迎面遇見二爺陸發。却是桂寶的好朋友。因爲陸發年紀還不十分老。桂寶又是個時髦丫頭。他們倆閑着沒事。常在後門口說笑話講山海經。所以彼此很爲熟識。此刻桂寶見了他忙問。你家老爺現在那裏。陸發慌忙對他搖手說。你且低聲。老爺就在屏門後面陪着客呢。桂寶聽了暗說。運氣幸虧沒走前門不然豈不和他對面相逢嗎。陸發又說。

少爺現在樓上房間中寫字。你輕腳些走上去。老爺一時三刻不至於就進來呢。桂寶依言躡足登樓。果見世勳必端必正的坐在寫字檯旁邊寫字。桂寶心想。今天這位少爺怎的如此用功。走近一看。原來不是寫字。却印着一本書。正在描一張美女圖呢。他抬頭見桂寶來了。慌忙丢下筆。摺起那本書。桂寶說。少爺畫得很好的美女。讓我見識。見識。世勳笑道。那有什麼好看。早起爺爺教我寫字。我寫寫沒心思。教先生代我寫了自己無事可幹。故此畫個人。頑頑你來做什麼。可是小姐喚我過去嗎。桂寶笑道。少爺真聰明。被你一猜。就着小姐請你有話說。世勳點頭。說我知道。你先走。我馬上就來。便了桂寶。下樓。陞發還在扶梯底下候着他。見他下來。說你會着少爺沒有。桂寶說會着的了。少爺馬上就要下來。咧我謝謝。你陞發一笑。說我倒不要你這樣謝的。你須要那樣的謝謝我。纔好。桂寶佯作不解。說什麼這樣。那樣。我是不懂。你這種隱語的陞發。對他扁扁嘴道。你放刀罷。不是。

少爺馬上就要下來。我就做個樣子。你看了。桂寶一笑。仍由後門出來。看見阿胖鷄還不曾殺完。想起進來時他那般神氣。不由罵了句斷命阿胖。人家問你話。你爲什麼假痴假呆。此時阿胖氣也過了。聽桂寶罵他。笑說。人人有個名兒。樹樹有個影兒。你這般喂喂的人家。又不是你肚內的蛔虫。誰曉得你叫喚那一個呢。桂寶沒工夫和他多嘴。回轉公館。復他小姐的命。說黃少爺馬上就來。大小姐聽了。頓時堆下笑臉。教桂寶快到樓下去等着。防他進門。不見熟人。又要賭氣跑回去了。桂寶答應下去。大小姐自己擣擣鬟脚。理理衣裳。一會兒世勳來了。大小姐笑。醫相迎。教他弟弟請坐。今天他命桂寶邀世勳前來。原爲要告訴他。適間李少奶奶所講一片話的不意。現在覲了面。見世勳一團高興。覺此言講與不講。原本是一個樣兒。何必敗他的興緻。因將宗旨改變。自己仍陪着他。吃吃講講。非常有趣。剛纔一肚子的氣早已丟在九霄雲外了。這樣直到後來黃公館老爺找尋兒子。

不着差人來喚了他回去方剩大小姐一個人在房不由又記着適間那段事。想外間叫名頭的姊妹那裏有幾個真正要好的都無非當面敷衍背後各說各的壞話也同男人們酒肉朋友差不多惟有自己的胞妹我雖待他平常他倒一點兒不講我的不好可知臂膊彎彎朝裏曲這句話古人一些沒有說差呢難爲他此時倒天良發現想起了妹子打發人去看一看二小姐學堂裏可曾回來沒有回報說二小姐今兒身子有些不爽快沒到學堂中去大小姐聽了慌忙到他妹子房中探望只見四窗洞啓二小姐正坐在一張籐靠椅上臨着洋臺玻璃門在那裏晒太陽看報紙呢大小姐綹眉說你不是有點兒不舒適麼還不避避風這樣開着窗門豈不受涼二小姐一面讓他坐一邊笑答道避風是中國醫生欺人之談照西洋衛生法有病的人必須要透透空氣曝日原可以治病所以外國病院中除非身子不能轉動的人由他睡在床上也須開窗放清鮮空氣進來其餘

病者每日必須由看護陪往草地上坐坐。受些日光身子也容易健全了。大小姐聽了笑說你動不動就學外國派。但我們中國人的身體那能與外國相比這樣三面進風莫說你身子還不爽快就是我好好的人也要吹出病來了快些關上窗罷。二小姐無奈只得教丫頭們將門窗閉上。大小姐坐下問妹妹身子那裏不舒服。二小姐說早上有些寒熱現在好了。大小姐教他自己須要小心說時見梳粧檯上有隻精美紙匣角上還堆着假花。問他這可是裝咖啡糖的匣子麼。二小姐笑說非也此乃是裝外國信紙信封的一隻匣子呢。大小姐聽說走過去拿在手中反覆看了一遍讚不絕口道外國人實在考究信紙信封也裝這樣一隻花匣我看裏面的正主東西還敵不上這外殼的價值呢不知多少錢一匣。二小姐搖頭道我也還報不出這是別人送我的教我罰咒也不肯浪費這些錢買此無謂的裝飾品呢。大小姐又問是那個送與你的。二小姐聽說忽然面漲通紅又長嘆了一聲講出個人來平添一段佳話你道是誰且待下回分解。

## ■滑稽問題

值課者……陸菊魂

# 餘興欄

(一) 上海地方講蘇州言(讀舍)話格女人哪咤能格多？

(二) 唱髦兒戲格女人，乾兒(讀倪)子哪咤能格多？

(三) 女學(讀惡)生打扮格女人哪咤能格多？

(四) 女人格眼淚哪咤能格多？

(五) 做珠子金剛鑽夢格女人哪咤能格多？

(六) 女人發肝氣格哪咤能格多？

(七) 先施永安大減價格辰光，買物(讀墨)事格人當中哪咤女人能格比男人多？

以上七問全答者爲完卷。答案須簡明滑稽。不拘文言白話。每條以五十字爲限。請于

陰歷年內寄上海阿拉白司脫路十八號鄙人收錄。取後當略具薄贈。以酬雅意。

遠東公司鏡眼  
一券一券迎歡換可告廣角此剪凡

# 送贈券迎歡元萬一 品 贈 戒 鑽

光 複  
學 子  
專 家  
民



魯克君

林潔却

遠東眼鏡公司自一千九百十八年創設上海南廣西路營業以來素蒙各界贊許從一千九百廿一年又設分公司在大新街三馬路南首光學主任褚子民君悉心研究發明魯克式眼鏡鑽石眼鏡及壹項自由鏡等應有盡備驗光配鏡出品精良開幕迄今已四載餘矣營業之進步日增月盛邁為優待主客起見特備

歡迎券一萬元奉贈各界凡剪此上面廣告至敝公司可掉換一元歡迎券一張夏歷八月初三起贈送二月倘蒙賜顧各種新式眼鏡照碼對折滿洋五元以上者奉贈鑽戒一只再用歡迎券一張多則類推特別優待欲享眼福諸君盍與乎來千載難逢之好機會幸勿交臂失之如蒙函索歡迎券者請附郵票本埠一分外埠三分空函不覆尚祈原諒 上海大新街三馬路南首遠東眼鏡公司啓

本雜誌為中國最有價值之雜誌遍銷全國每期  
竟達五萬餘冊

各大行號刊登廣告收效必宏且定價低廉印刷  
精良尤為特色如蒙惠登無任歡迎

意	注	每期廣告目價	全	面半	面四分之一	等	第	全	面半	面四分之一	等	特	等	六十元

上列價目概以白紙黑色印刷為限如用  
彩紙彩印等價目另議如欲代擬廣告文  
字代打廣告式樣均可辦理如承委託請  
與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信托部接洽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總編輯事務由任嚴施獨  
印刷者世界書局  
發行所上海四馬路紅  
所行發北京漢口  
杭州甯波  
△價目  
全年  
半年  
五十冊  
實售四元  
外國四分  
零售  
每册  
實售一  
角每册郵費  
實售二元  
本國一分  
日本三分  
日本三分  
日本三分

世界書局

紙張淨明	圖畫豔麗	雙頁摺疊	式樣精美
十二套色	金碧輝煌	詞句新穎	雅俗共賞
種類繁多	各界適用	工楷繕寫	非常悅目
每張一分	每打一角	如此便宜	惟我一家

上每大  
張大洋一分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紅屋) 世界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漢口●廣州) 世界書局

□代售處 各埠大書局